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戰事類二

張忠武勦粵寇 高要張忠武公國樑既投誠於官軍，賞千總銜，從勦粵寇。嘗奉湘撫檄，以二百人破寇數萬於新寧州。咸豐壬子三月，破寇於道州蛇皮嶺，克永安州，追寇至長沙南路新開鋪。寇竄湖北，復追勦至武昌，破洪山寺壘。

張之立功自保桂林始，後逐寇楚南北，直抵江寧，與向榮相倚如左右手。寇聚太平，向問諸將孰敢往取賊巢，無應者。張慨然上馬行，所部五百人從之。寇大驚，棄城走。張徐按轡入，市不改肆，歸報往返，僅七日也。軍中唱凱歌曰：「張國樑走馬取太平，前後奏捷。」旋率師渡江取浦口及江浦縣城，往返亦不及二旬。丙辰五月，九華山之師潰，他帥死，諸將擁兵觀望，大勢幾不支。於是向奏請以張總統南北諸軍。旬日間，招集流亡，立解金壇之圍。朝廷嘉之，始拜欽差幫辦軍務之命。嗣此乘勝克復句容、鎮江，進擣秣陵關，馳往江北，復揚州、儀徵。又渡江圍江寧，城外寇營築長濠以困之。經畫數年，破寇形勢已在掌握，而九洲洲正當寇衝，亦為官軍所據矣。

僧格林沁與英法人戰於大沽

咸豐丁巳冬□一月，英人、法人據廣州，執總督葉名琛。其注意在改約章，索償款，增商埠，自謂據城為質，必可如其所請也。總督黃宗漢退駐惠州，既不激勵兵練，籌克會城，又不與英使會議立約退師事。英使額爾金久不得我要領，乃糾法、美二國，駛兵船北上。

戊午夏四月，驟至大沽海口，大沽綠營兵見敵船，即驚潰。英、法兵踞南北岸礮臺，直隸總督譚廷襄、提督張殿元等皆以疏防獲罪。敵兵以大小輪船七，暨舢板船駛入內河，直薄天津。

額爾金等照會內閣，謂此來非用兵，蓋欲修好，請面見天子，訴其事。文宗特遣侍郎銜耆英諭止之，不聽。遂命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以欽差大臣視師通州，遣大學士桂良、尚書花沙納往議和約。英人多索償款及商埠，許之恐傷國體，拒之慮挑強敵，乃以兩江總督何桂清兼通商大臣，特派杜良、花沙納馳赴上海，會同桂清先與英人商定稅則，再議約章。六月，英、法、美三國兵船退。

秋七月，僧移軍海口，築大沽北塘營礮臺，購巨礮，分布要害。檄州縣伐大木，輸之海壩，植叢樁水底，以禦汽船。奏請調吉林、黑龍江、察哈爾及蒙古兩盟馬隊，前後赴軍者可五千騎。己未春三月朔，怡親王載垣赴天津，察勘海防。桂良等在上海與額爾金商定稅則，額遣其弟卜魯士率兵船北駛，聲言將入京換約，桂良等告以大沽設防，當進自北塘。夏五月庚寅，卜魯士至攔江沙外。王辰，遣其兵船闖入大沽海口，先覘形勢，僧故贏師以張之。癸巳，兵船□七艘駛進雞心灘，用炸礮摧斷鐵鍊。甲午，鼓輪直進，毀我防具，樹紅旗促戰。直隸總督恆福派員持天津道照會，告以桂已由上海馳還，請移駐北塘口外，靜候換約，否則暫令換約官數人，由北塘至天津。英人不受照會，開礮擊礮臺，分遣步隊登岸。僧督軍鏖戰，戒礮臺同時開礮，沈毀數船，擊殺登岸敵兵數百，生擒二人，英領隊官傷股而殞。兵輪入內河者皆中礮，不能駛，惟一艘遁至攔江沙外。

當英兵開戰時，美使華若翰由北塘登岸，詣京師，呈遞國書，款以優禮，換約而返。華洋巨商知英人恥其敗挫，必興師報復，懼妨互市也，自議集捐白金二百萬兩贖償英餉，沮其再舉。於是英使、法使牒通商大臣何桂清，謂若事事遵戊午原約，即罷兵。杜清入告，得旨：「卜魯士輒率兵船，毀我海口防具，首先背約。損兵折將，實由自取，并非我國失信。所有戊午議和條款，概作罷論。若彼自知悔悟，必於前議條款內，擇道光年間曾有之事無礙大體者，通融辦理。令其有以回報本國，仍在上海定議，不得率行北來。倘再有兵船駛入攔江沙，必痛加攻勦，毋貽後悔。」是時廷議以獲勝之後，欲改前約，冀英、法二國或就範圍也。然猶申戒疆臣帥臣，不得見敵輒先開礮，致礙和局。又命留北塘一口，為便使議和地。

北塘用帑百餘萬金，僅成南北三礮臺。會有言宜縱寇登岸擊之者，僧心馳其說。旋奉旨撤北塘之備，退就大沽營城，移其巨礮，置大沽南北岸礮臺。營城距北塘陸路三□七里，水路七□里，議者謂禦寇不於藩垣而於堂奧，失計已甚。北塘紳士御史陳鴻翊密疏爭於朝，不聽。翰林院編修郭嵩燾時在幕府，力爭之。僧狃於大沽之捷，謂：「彼以船來，不能多攜馬隊。俟其登岸，以勁騎蹙之，可必勝。洋兵伎倆，我所深知，何足懼哉！」嵩燾以議論不合，遂辭去。

庚申夏，英將額爾金、法將噶羅率輪船船凡百艘入寇，復至大沽口，詢我設備，嚴懲前敗，不敢闖入。徐窺北塘之弛防也，六月丁丑，英、法馬步隊各挽礮車登岸，先據礮臺，官軍猶意其來換約，不之禦也。大吏派員持照會，請其使臣入都換約，不應。僧整軍以出，所部馬隊已調赴他軍，不滿五千，合京旗步隊幾萬人。英軍馬步可一萬，法軍八千。壬午，敵船由北塘進內港，我軍馳往扼之。適潮縮，船不能動，高懸白旗，示欲議和狀。我軍信之，不敢縱擊。比沛長，敵兵出不意，薄我師，我師被挫。敵兵由北而南，將逼大沽，抵新河，我軍禦之。敵兵先以七百人出戰，僧矚其寡也，麾勁騎蹙之，敵兵退。乘勢蹙之，敵兵各執一槍，精利無前，數□步外，即不能近。俄而七百人為一字陣，每人相去數□步，陣長數里，漸圍漸迫，我軍不能退。突圍欲出，敵兵發槍無不中，我軍紛紛由馬上顛隕。戊子，敗績於新河。收合馬隊，出者七人而已。退保唐兒沽，英、法軍張甚，出全隊攻軍糧城，又攻副都統德興阿之營於新河，皆陷之。敵船由北塘分嚮大沽，駕大礮擬我礮臺以扼我前，步騎踞新河以躡我後，大沽礮臺益危，礮穴外向，不能反擊。庚寅，我軍復退，敵兵進踞唐兒沽。辛卯，奉硃諭云：「僧格林沁握手言別，倏逾半載。大沽兩岸正在危急，諒汝憂心如焚。天下根本，不在海口，實在京師，稍有挫失，須退守津郡。自北而南，迎頭截勦，萬不可寄身命於礮臺，以國家依賴之身，與醜夷拚命，太不值矣。南北岸礮臺，須擇大員代為防守。汝身為統帥，固難擅自離營，今有特旨，非汝畏葸，若不念大局，只了一身之計，殊負朕心。握管悽愴，諄諄特諭，汝其懷遵。」王辰，特派侍郎文俊、武備院卿恆祺馳往北塘海口，伴送英、法二國使臣入都換約。

秋七月癸巳朔，命大學士瑞麟、尚書伊勒東阿防通州。丁酉黎明，敵兵攻大沽北岸石縫礮臺，一開花彈轟入火藥庫，礮臺失陷，提督樂善死之，惟南礮臺尚存。僧念屢挫之後，精銳傷亡，南礮臺孤立難持久，適奉密旨退防後路，乃撤營城及南礮臺防兵，次於通州之張家灣，與瑞麟軍相依護。庚子，以疏防故奪三眼花翎、領侍衛內大臣、鑲黃旗滿洲都統。敵兵至天津，會和護屢不就，遂逼通州。八月戊辰，光祿寺卿勝保率偏師邀戰於八里橋，勝保紅頂黃褂，騎而督戰，瑞麟軍宵潰。僧軍朝陽門外。

己巳，文宗以秋獮巡幸熱河，敵兵縱火燔圓明園。甲申，僧軍亦潰。聞恭親王在長新店，與瑞麟等皆往從之。英、法按軍郭外，欲邀恭主和議。恭用恆祺居間解解，往復關說甚苦，決兩旬，和約始定。九月壬寅，暨英人法人平。

當是時，曾文正公國藩督師祁門，胡文忠公林翼駐軍太湖，進勦粵寇，相持甚急。聞變，合疏奏請於兩人中簡派一人，率精兵萬人入援。會和議成，不果行。英、法軍以海口封凍為虞，皆於初冬退去。

葉名琛勦粵寇

道光己酉，新嘉坡陳正成設三合會支部於廈門，命名曰七首會，入會者數千人。咸豐癸丑，閩省官吏以強奪富豪黃姓之財，七首會首黃威庇之，率二千餘人起事。隊長多新嘉坡僑民，奪廈門附近二鎮，附者至八千。遂推據廈門，威乃自稱明軍指揮官，盛抗官軍，卒以糧餉藥彈不足，啟城議款。明軍去，官軍入城市劫掠，殺戮及童稚，刀鈍而不血，則縛數人投之河，英領事通牒勸止，亦無效。乃以兩軍艦泊香港，若將強制者。於是洋場及船埠四周俱免於禍，餘地則有一日斬殺至二千人以上者。

七首會陷廈門時，上海亦有三合會起事。時廣東、福建兩省人之在上海者□四萬人，多三合會員。廣東人劉麗川、福建人陳阿連等，群謀襲上海城。事未發，為地方官偵知，捕粵、閩頭目七八人。粵、閩人乃益怒，致書地方官詰責。地方官大駭愕，返而謝之。其月二□日，祭孔子廟，黎明，麗川、阿連等六百餘人潛匿北門外，待啟城，即突襲縣署，迫上海知縣袁某繳印。袁罵曰：

「印為天子所賜，汝欲印者，先取吾頭！」麗川黨人大叱，斬之。眾因圍道署，城中鼎沸。官吏指揮守兵，放大礮，眾仍不退。齎

蘇松大道吳健章繳印，吳解綬與之，麗川取其印，縛健章，奪道庫銀無算，城亦陷。時其黨悉以紅巾為號，因稱為紅頭賊。後數日，麗川、阿連等欲殺健章而未決，眾議大譁。駐滬美總領事麥轄爾聞之，邀麗川，以吳付之，麗川不許。然有二洋人潛誘健章，自西門絕城逸，匿麥轄爾所。麗川大怒，將攻租界，租界防益嚴。鎮江官軍至上海，營跑馬場。時或嘲弄洋人而毆辱之，於是駐滬各領事請於江督何桂清，欲移跑馬場駐營。桂清猶豫未決，各領事又致書，令速移營，否則將以兵力奪取。時英、美軍艦之在上海者各一艘，合租界所有洋兵得三百餘人，戒嚴以待。桂清以為仇洋人，則洋人必惡我而助敵，轉而攻我，則滬城胡以復？遂自至租界謝罪於洋人。時官軍集上海者萬餘，借洋人之力以斷糧道，復向城中礮擊。麗川聞洋兵之助官軍也，率死黨百餘人犯圍遁。

道光庚戌，三合會蜂起兩廣各地，見洪秀全勝，氣益張。咸豐甲寅，舉廣東各州及廣西全省，皆叛亂。其年，陷廣東之肇慶、佛山、東莞各地。自此官軍與三合軍顯有別。而官軍之運餉羊城，轉藉外人之助，懸外國旗，即能安然過三合軍之礮臺與軍艦焉。

咸豐甲寅□一月，廣東豪商某備大艦，運兵至佛山，與三合會戰。三合軍大勝，獲官軍之弁四五□人，兵五百人，悉殺之。後又戰於珠江，即以此艦隊破軍艦四□四艘。

廣東總督葉名琛之鎮懾三合會，為法至嚴。然兩廣、江西、福建諸省尚時時暴起。方英、法同盟軍之占廣東也，粵寇石達開自湖南進兵廣西，欲攻據桂林。三合會乘之，咸豐戊午，陳清康率軍數千會集於廣東之北，隱有占領廣東之計，待同盟軍一退，即起事。適攻擊桂林之粵寇過精銳之官軍，突圍逃廣東，更於中途發從諸無賴加以三合軍，勢遂益盛，其主力軍乃再向廣西進發。

至是，而官軍乃逕向三合軍攻擊，並用賄通懸賞等法，潛約三合會副統領陳政及諸頭目，謀殺其統領陳清康，率眾降。陳政斬之，官軍大勝，並捕內應之三合會黨羽二千以上，斬殺之。

何桂清委蘇常於粵寇

兩江總督何桂清字根雲，嘗督學江蘇。值粵寇倣擾江南北，頗屬幕客草疏陳兵事，糾劾疆吏之退縮債事者，持論多侃侃。文宗奇其才，改簡浙江巡撫，年未四□也。撫浙數年，通判徐徵伎其同官王有齡之驟遷道員，許告巡撫獎薦不公。何奏陳顛末，語稍亢激，天子責之，引疾罷歸。已首途矣，適闕兩江總督，上語軍機大臣：「此官以籌餉為命脈，孰能勝任者？」大學士彭蘊章奏稱：「何桂清在浙江，餉徽州全軍數萬人，未嘗闕乏。」上聽其言，授兩江總督。彭故與何同年進士，何頗謹事之。何復力薦王有齡籌餉精敏，擢江蘇布政使。

未幾，幫辦軍務提督張忠武公國樑攻克鎮江，何以籌餉功，加太子少保。咸豐庚申春正月，張總統諸軍攻克九洲洲，何又以籌餉功加太子太保。當是時，何渥承眷倚，慷慨談兵，聲譽翔洽，與湖北巡撫胡文忠公林翼相上下，時稱為何、胡兩宮保。

張既克九洲洲，進克上關、下關，遂與欽差大臣江寧將軍忠壯公和春，濬濠築壘，為長圍以困金陵。洪秀全告急於江北、皖南諸巨酋陳玉成、李世賢、楊輔清、李秀成等，秀成欲殺官軍之勢，與其黨謀曰：「官軍精銳，悉萃金陵，其餉源在蘇杭。今金陵城外長濠已成，官軍內圍外禦，張國樑又嚙啖善戰，攻之，難得志。不如輕兵從間道疾搗杭州，杭州危，蘇州亦必震動。金陵大營懼我絕其餉源，必分師奔命以救之。我睨大營虛弱，還軍急擊，進陷大營，則蘇杭皆我有也。」乃自率悍眾千餘，襲破涇縣防軍，遂陷旌德。二月戊戌，進陷廣德，攻陷四安防營，總兵李定泰跳而遁，寇由安吉、武康犯杭州，諸路同時告警。上命和春兼督浙江軍務，提督張玉良總統援浙諸軍，分大營兵勇五之二以畀之。玉良過蘇州，布政使王有齡留之二日，俾閱城垣。王戌，陷杭州。三月丁卯，玉良兵至杭州，與將軍瑞昌內外夾擊，寇宵遁，官軍追復臨安、孝豐、安吉等城。何奏稱玉良受有齡密計，攻復杭州，上擢有齡巡撫浙江。

己卯，和春遣總兵熊天喜、曾秉忠率水陸軍攻復長興，寇誦知大營留兵愈單，由浙風馳而西，陳、李、楊諸酋各挾全部先後麇至，大會於東壩。己酉，攻建平及東壩，皆陷之。進陷溧陽，圍金壇。

先是，金陵大營兵勇七八萬人，月支餉銀五□萬兩，皆取辦於蘇、松、常、太及浙江之杭、嘉、湖、寧、紹諸郡。兩江總督駐常州，專主餉事，故能措持八年之久。及和、張至，益募壯勇，增築長圍，需餉有加。浙江告警，大營分兵馳救，驟加行費，浙自顧不遑，餉亦不繼。糧臺收款驟絀，月短二三□萬金。何馳書告和、張，請自後閱四□五日發一月餉。是時頓兵日久，將卒雖習戰事，實已驕佚，酗酒狎妓，酣嬉無度，月支足餉，尚不敷用，及驟聞減餉事，則悵悵如有失。翼長提督王浚為和所倚，把持軍政，藉勢侵剋，眾情蓄憾，互相傳播，謂「寇若來攻，吾輩堅勿出戰，任大帥翼長自為之」。寇欲圖大營，詭若將嚮蘇、常者，以縻官軍，遣別隊由溧陽逼宜興，進躡武進之夏溪臨里埠。烽火去常州四□里，王有齡將之杭州。己丑，如常州議兵餉事，何奏令會辦軍務。

庚寅，有齡調駐蘇之威武振軍一千人至。辛卯，副將周天孚由浙江率數營至。大營新募潮勇數千，亦至自浙江。和先後調防守揚州之總兵馬德昭，及援浙之參將羅希賢，各以兵三千往援金壇。何檄令德昭等援常州，遣天孚及潮勇往金壇。寇俱退出武進界，盡趨金壇。閏三月丁酉，攻陷句容。自是大營後路斷矣。

戊戌，張玉良全軍至常州，中途迭接何檄，調援大營。及抵常州，和連馳羽書令箭調之。何曰：「彼不知我欲守常州邪？」留不遣。和復調德昭往援，亦不許。己亥，羅希賢一軍自宜興至。庚子，熊天喜一軍自廣德至。前後至郡兵勇二萬數千人。王有齡蒞官浙江，何如失左右手。有齡由驛日發一書，為何規畫甚備，戒勿離常州一步。時常州無寇，何飛章報捷，奏陳常、鎮軍情，凡常州、宜興、鎮江、丹陽、金壇為路凡五，需兵若干，統歸張玉良節制。自任力保蘇、常，其意在擁眾自衛，蓋已置金陵大營於度外矣。

辛丑，寇至金陵城外，進窺大營，大半多空壘，環攻橫突，死咋不退。張激勵將士，搏戰七晝夜，寇來益眾，餉又不繼，外無援應，諸軍能戰者多留駐常州，九檄而不至。戊申，甚兩雷電以風，大雪厚尺餘，寒甚，人多僵凍。兵勇連日諫至王浚帳下，索餉不得，則肆掠通衢，將吏不能詰。己酉夜，諸營火起，王浚部下先遁，和部下繼之，全軍遂潰。和及幫辦軍務光祿寺卿許乃釗、翼長王浚等狼狽走鎮江，委棄餉銀鍋帳軍械無算。

張部眾尚未動，聞和退，頓足歎曰：「八年心力，墮於一旦！」憤而欲自裁，部將苦止之。明日，乃自殿其師，徐退至鎮江，寇不敢逼。何恐和、張 劾己也，亟致書慰勞，請移守丹陽。和先至丹陽，遣熊天喜進營白堊，張招集潰眾。越二日，統一萬三千人抵丹陽，俾總兵馮子材以萬二千人守鎮江。張玉良自常州城西南五里袤至西北，結二□營。何奏稱丹陽以上軍務，和春、張國樑主之；常州軍務，臣與張玉良主之。俟布置稍定，進圍溧陽，實皆空言也。何趣和、張進援金壇，新敗之後，士氣不振，未及休養，寇已由金壇之珥村繞出丹陽南路。德昭迎勦於奔牛，寇趨呂城，隔絕常州、丹陽大道。熊天喜軍潰於白堊，自殺。癸亥，李秀成率眾□萬至丹陽，憚張威名，未敢輕進，步步為營，以造城下。張開南門出戰，秀成望見徽幟，人馬辟易。既潰復集之軍，以連日索鍋帳軍械於常州，不能得，復大潰。寇按兵未動，張揮親軍奮馳鏖戰，潰卒塞途，蔽隔不得前。寇溷入潰卒中狙擊張，創甚，猶手刃數人，躍馬入尹公橋下，死之。

明日，和許以□二騎奔常州。何聞丹陽失守，大驚。總理糧臺前按察使查文經希何意，挈諸司道薛煥，王朝綸、英祿聯銜稟請退保蘇州。何得稟，大喜，即拜疏言和春已至常州，軍務仍歸督辦。臣即駐蘇州籌餉接濟。紳民耆老數百人即夕執香赴轅門，請留常，文經諭之不解。執鞭之士出扶之，猶不退。何怒，遽令開槍縱擊，死者□九人。

先是，何密遣親軍護送其父及二妾至通州，特張榜，禁遷徙，並派兵嚴查諸門。紳民曰：「彼置吾輩死地，自示不走，無非便其獨走之私。毋寧留之，俾與吾輩同死。」四月乙丑朔，紳民復相聚遮留，聲勢益洶洶。何懼，微服由間道脫走。步行出東門，上馬，遇知府平翰在城外巡徼，疑其追己也，手槍擬翰以嚇之。翰退避，乃怒馬絕塵馳去，從者待□里外，棧舟運河之麇，遂率親兵五百赴蘇州。文經以護運餉銀為辭，先一日登舟去，城中文武皆奔散。

諸軍聞總督已走，宵燭，悉奔蘇杭，縱火劫殺，為寇前導。張玉良尚在城外，為守禦計，先燔附城民屋，軍士因肆剽掠，丹陽

潰兵繼之，寇踵至。丁卯，玉良赴西路，遇寇接戰，寇分隊由間道來襲，城守營兵叛應之。玉良率餘兵退營無錫之高橋。城外民屋被焚者，既無可居，皆入城助守。糧臺尚存銀七□四萬兩，米鹽新油雜貨稱是。紳士中一舉人一醫士倡議擁通判諾穆歡布為城主，苦守數日，庚午，常州陷，諾及二紳死之。紳民遭屠戮者尤眾，以何禁遷徙故也。

何至蘇州，巡撫徐莊愨公有王不納，下令從總督者，毋許一人入城。遂劾何棄城喪師暨親兵在道焚掠狀，奉旨革職，拏解來京審訊。何次於滸墅關，和亦由常州奔至，自殺。何走常熟，紳民遞稟牘，謂常熟小邑，不足煩督府親駐，請免稅駕以召寇。何告以親兵乏餉，紳民致餉銀千兩，贖儀二百兩，約無逗遛。檣舟三日，宣言當借洋兵，遂之上海。

甲戌，張玉良禦寇於高橋，會合宜興守將劉季三退來之兵，苦戰一晝夜，兵敗復振，寇由間道繞出九龍山之西，襲陷無錫。玉良前後受敵，收餘眾退至蘇州。蘇州兵餉皆被何徵入常州，稍有存者，有齡又挾以赴浙。徐以撫標兵不可用，俾玉良入城助守，潰兵復為內應，丁丑，蘇州陷，徐死之，玉良奔杭州。

何奏稱和春湓逝，兵勇解體，大局搖動，非臣書生所能支持。得旨：「平時侈談彼短，一旦決裂，不知認罪，猶以書生自居，可歎可恨！殊有愧書生二字。」

寶既據蘇、常，分黨長驅，數月間，連陷太倉、松江、嘉興諸州郡及杭、湖屬縣，惟鎮江、上海兩城孤懸賊中。越一年，浙江全境遂淪於寇矣。

何既失蘇、常，時議皆主以曾文正公國藩任江督，而近臣不欲也。肅順語王闓運，謂當時人對，力言江督非曾不可。而漢軍機大臣匡源則奏稱：「今日江南糜爛，非獨何桂清一人之咎，何既不能定亂，即曾亦必不能定亂。然何較曾尚明練，宜留任以觀後效。」上頷之。遂罷易帥之議，而責何以恢復。既而言者爭論不已，始命曾開府於東流焉。

勝保勝英法人於八里橋

咸豐庚申，僧格林沁與英、法人戰於八里橋，西兵麇集，戰不利，大沽失守，近逼北塘。其地距通州八里，西兵長驅而入。至橋，勝扼之，礮彈破馬腹，額受微傷，易馬與戰，卒敗之。厥後和議易成，未始非勝一戰小勝之力也。勝至京，裹創入見，文宗嘗獎之曰：「忠勇性成，赤心報國。」

李義堂勝粵寇於獨圩

李義堂，松江人。膂力過人，世業打鳥，故鎗術絕佳。咸豐庚申夏，粵寇據松江，鄉堡大半遭搶掠，義堂乃召集數百人，於村之四周列柵設阱鷓守禦計，并練集善鎗術者百人為先鋒隊，鄰近之五庫西旺村，城隍村等處人民聞之，均望風響應。俟之□餘日，而寇始至打筓土大東之李塔匯鎮。義堂命偵者往探虛實，知寇在李塔匯淫掠婦女，乃率眾持鳥鎗以爭先，和者幾萬人，咸執挺從之。至李塔匯西之獨圩，與寇遇，眾氣方盛，寇望風遁。義堂乘隙環攻，多夷傷。稍後者，均為村民所殺。騎馬之酋亦被鎗，中要害，踣地而斃。割其首，號令營中。李塔匯鎮之寇自此相戒，不敢再至西鄉一步。

馮婉貞勝英人於謝莊

咸豐庚申，英、法聯軍自海入侵，京洛騷然。距圓明園□里，有邨曰謝莊，環邨居者皆獵戶。中有魯人馮三保者，精技擊。女婉貞，年□九，姿容妙曼，自幼好武術，習無不精。是年，謝莊辦團，以三保勇而多藝，推為長。築石砦堡於要隘，樹幟曰謝莊團練馮。一日晌午，諜報敵騎至，旋見一白酋督印度卒約百人，英將也，馳而前。三保戒團眾裝藥實彈，毋妄發，曰：「此勁敵也，度不中而輕發，徒糜彈藥，無益吾事。慎之！」

時敵軍已近砦，槍聲隆隆，砦中人踴伏不少動。既而敵行益邇，三保見敵勢可乘，急揮幟，曰：「開伙！」開伙者，軍中發槍之號也。於是眾槍齊發，敵人紛墮如落葉。及敵槍再擊，砦中人又驚伏矣，蓋藉砦牆為蔽也。攻一時，敵退，三保亦自喜。婉貞獨戚然曰：「小敵去，大敵來矣！設以礮至，吾邨不齏粉乎？」三保瞿然曰：「何以為計？」婉貞曰：「西人長火器而短技擊，火器利襲遠，技擊利巷戰。吾邨□里皆平原，而與之競火器，其何能勝？莫如以吾所長，攻敵所短。操刀挾盾，猱進鷲擊，傲天之倖，或能免乎。」三保曰：「悉吾邨之眾，精技擊者不過百人。以區區百人，投身大敵，與之撲鬪，何異以孤羊投群狼？小女子毋多談！」婉貞微歎曰：「吾邨亡無日矣！吾必盡吾力以拯吾邨！拯吾邨，即以衛吾父。」於是集謝莊少年之精技擊者而詔之曰：「與其坐而待亡，孰若起而拯之？諸君無意則已，諸君而有意，瞻予馬首可也。」眾皆感奮。

婉貞於是率諸少年結束而出，皆玄衣白刃，剽疾如猿猴。去村四里有森林，陰翳蔽日，伏焉。未幾，敵兵果昇礮至，蓋五六百人也。挾刀奮起，率眾襲之。敵出不意，大驚擾，以槍上刺刀相搏擊，而便捷猛鷲終弗逮。婉貞揮刀奮斫，所當無不披靡，敵乃紛退。婉貞大呼曰：「諸君，敵人遠吾，欲以火器困吾也！急逐弗失。」於是眾人竭力撓之，彼此錯雜，紛紜擊鬪，敵槍終不能發。日暮，所擊殺者無慮百□人，敵棄礮倉皇遁，謝莊遂安。

胡文忠多忠勇復安慶

粵寇久擾東南，至安慶克復，為東南一大轉機。曾文正公報捷疏，推胡文忠公林翼之謀，多忠勇公隆阿之勇，洵為定論。其注意不撤安慶之圍，則同一老謀深算。雖值定圍之變，漢黃之警，而仍堅持如故，所謂智深勇沈者此也。

胡文忠之注重安慶，左文襄公宗棠之注重衢州，李文忠公鴻章之注重上海，皆謀之於豫，持之以恆，卒皆收其全功。若枝枝節節為之，如向榮、張國樑之在金陵，終歸一敗而已。

蔣果敏平廣西粵寇

咸豐未造，粵寇圍廣西省城者三年有餘，與廣東、湖南音問阻絕，餉道不通，省城數□里以外，皆寇也。適蔣果敏公益禮以候選知府為羅忠節公澤南管官，中道散去，勞文毅公崇光招之，赴粵西。蔣謂立功後，必保至實缺按察使。所需糧械，毋稍缺乏，然後願行。文毅許之。蔣乃募楚勇三千人，入粵擊平群寇，克復諸府縣城，楚粵之路始通。

僧格林沁與捻戰

同治壬戌，穆宗特命忠親王僧格林沁以全力勦捻。捻，捏也。不逞之徒聚捏成隊，故曰捻子，蔓延於孫、皖、豫、魯、鄂，黨眾且悍。袁甲三、勝保曾勦而無功，故命以全力勦之也。既而追捻寇於光、黃、汝、鄧之間，多山谷沮洳，騎不得聘，累中捻伏，喪其良將恆齡、舒通額、蘇克金等。王益憤，日夜連二百里，宿不入館，衣不解帶，席地而寢。天未明，傳響畢，士皆裹糗糲，王手一鞭，上馬森馳。一日，王先其大軍，自率親兵數千，與捻□餘萬夾水而營。捻久怖追軍，無所掠食，足皆腫裂，不能行。會薄暮，未測官軍虛實，願就撫。陳提督國瑞為之關說，有成議矣。捻先遣二渠來謁，王見之，怒甚，語未半，趣命斬之。寇眾大驚，皆散走，進入山東境，王益疾追。當是時，官軍與捻皆重趸羸餓，環寒暑不能息，勢且俱踣。捻揚言王少寬我即降，則其窘迫可知矣。

易佩紳轉戰數千里

咸、同間，粵寇發難，龍陽易佩紳以書生率新募卒二千餘人，【時湘撫駱秉章入蜀督師，易居幕中，旋奉命募湘軍二千人入蜀。】轉戰數千里，破寇數□萬。當道負軍餉二□餘萬，若在他入，早兵變被戕矣，而易持之以堅忍，結之以恩信，崎嶇困厄，非人所經。忌之者復齟齬百端，使不能行其志，皆不以為意。其在軍中，有詩云：「本來面目無人識，錯把孫吳作頌揚。」又云：「幾回殺賊翻流涕，賊亦蒼生大可憐。」撤軍後，又有句云：「未受人憐斯是福，能容我退即為恩。」又云：「兵事易言原有戒，書生輕出自無功。」亦可想見其襟懷矣。

鄧仁瑩父子與粵寇戰

鄧仁瑩，武岡人，官江西按察使。咸、同間，東南用兵，文武著聞。以矯援贛州，失督師旨，假事劾罷。子繹，字保之，秉承家學，少好論兵。壯而遭亂，湘陰左文襄公宗棠督師浙、閩，奏辟營務，從征嘉應，收全功。

田興恕勦寇江西

田興恕，鳳凰廳人，在江西、貴州多有戰蹟。其行軍江西也，一日，偶率部下數百人出，突遇寇大隊至，圍之數重。田引兵入一地，四周溪水環流。田令四周站隊而，已臥吸鴉片煙。寇數喊殺，皆植立不動，寇稍息。久之，或坐或立，田揮刀突進，眾從之。寇出不意，悉披靡，殺傷無算。

田之乘馬素馴。一日出戰，馬躍而人立，礮彈猝至，洞其胸，田跳而免。後以殺洋人，論戍伊犁，士卒感其恩，從之去者數百人。所至責供給，州縣甚苦其擾。時左文襄征回，攻循州，不能下，田至，一戰下之。文襄奏其功，得釋罪免戍，遂歸。

林夫人乞援保廣信

沈文肅公葆楨嘗守廣信，粵寇至，城被圍，夫人林氏，文忠公女也，嘗貽書饒廷選乞援，以保府城。書云：「將軍漳江戰績，嘖嘖人口，里曲婦孺，莫不知有饒公矣！此將軍以援師得名於天下者也。此間太守聞吉安失守之信，豫備城守，偕廉侍郎往河口籌餉招募，但為時已迫，招募恐無及。縱倉卒得募，恐反驅市人而使戰，尤所難也。頃來探報，知貴溪又於昨日不守，人心皇皇，吏民商賈，遷徙一空，署中僮僕紛紛告去。死守之義，不足以責此輩，祇得聽之。氏則倚劍與井為命而已。太守明早歸郡，夫婦二人荷國厚恩，不得藉手以報，徒死負咎，將軍聞之，能無心惻乎？將軍以浙軍駐玉山，固浙防也。廣信為玉山屏障，賊得廣信，乘勝以抵玉山，孫吳不能為謀，賁育不能為守，衢嚴一帶，恐不可問。全廣信，即以保玉山，不待智者而後辨之，浙大吏不能以越境咎將軍也。先宮保文忠公奉詔出師，中道實志，至今以為深痛。今得死此，為厲殺賊，在天之靈，實式憑之。鄉間士民不喻其心，以輿來迎，赴封禁山避賊。指劍與井示之，皆泣而去。太守明晨得餉歸後，當再專牘奉迓。得拔隊確音，當執纛以犒前部，敢對使百拜，為七邑生靈請命。昔睢陽嬰城，許遠亦以不朽，太守忠肝鐵石，固將軍不吝與同傳者也。否則賀蘭之師，千秋同恨，惟將軍擇利而行之。刺血陳書，願聞明命。」

多忠勇與捻回戰

欽差大臣西安將軍多忠勇公隆阿從征楚、皖，身經數百戰，料敵如神，其勳績尤在廬、桐之間。摧滅粵寇陳玉成，實能轉移當時全局。曾文正公嘗稱其智勇兼備，為中興名將第一。

同治壬戌，陝回亂起，朝廷以勝保為欽差大臣。及逮治入京，以多代之。渭北回巢凡三：最東曰羌柏，在同州；迤西有蘇家溝；再西為渭城。蘇家溝、渭城皆在咸陽境，回於渭城建府治。多督師入關，徑趨羌柏，以親兵七千人解商南之圍，以二千人破捻寇五六萬之眾，伏尸四百里。山前巨壑，窺不見底，人馬層積，填與路平。驅勦回寇，萃而迫之山谷之間，大川之旁，所殺動以數萬計。陝回皆西走甘肅，大軍方欲上隴，適滇回藍大順由蜀竄陝，陷踞盤屋，城中老寇僅數百人，脅從人數亦不甚多，多引兵圍之。大順百計守禦，城小而固，久不能拔。

江蘇官紳乞師勦粵寇

同治壬戌，淮軍之赴上海也，由江蘇官紳至安慶陳乞，備極哀懇。倡其議者：官為吳煦、吳雲、應寶時；紳為馮桂芬、顧文彬、潘曾瑋；而龐鍾璐主之，以書陳於曾文正公。

時江南為粵寇悍黨所據，惟上海獨存。上海故無備，而外又無援，文正甫克安慶，將東援吳越，無暇顧上海，沿途寇卡星布，兵亦不能達。上海官紳集議，求可以如皖乞師者，難其人。文正年家子錢鼎銘毅然請行，賣書抵安慶，謁文正，極言東南數百萬生靈待拯狀。且言上海為商埠，華洋貨物充牣，一旦資寇，則全吳無收復機。文正慮地僻，孤軍深入，且無援。鼎銘力陳形便，繼以痛哭。文正許之，命李文忠公鴻章以淮勇移駐上海。鼎銘謀之吳人，僦洋船五艘來迎，抵黃浦，人心始定。俄而寇大至，四面環攻。李迭創寇魁，與文正及左文襄三路夾攻，名城漸次收復，全省肅清。方其乞師也，蘇撫薛煥遣將募楚勇一萬二千人，將東旋，文正慮所募皆各營散卒，徒糜軍餉，命鼎銘往截散之。鼎銘行，遇於漢口，簡所募九百人歸，無譁者。文正大奇之，移師之議乃決。

粵寇平，撤淮軍，北勦捻，文忠日夜逐賊不得息。鼎銘駐清江，主轉運，迄事平，餉無誤。文正旋薦鼎銘可大用，文忠亦力言之，遂移大順廣道，擢按察，遷布政。又二年，而河南巡撫之命遂下。既抵任，以綠營兵弱，請加餉練兵，行之有效，各省推而行之。

或曰，文忠東下，鼎銘采辦軍米，督治後路轉運，浚保道員，皆由乞師基之。其由道員而至豫撫，則曾文正所保。文正初不甚知鼎銘，及移督直隸，過清江，鼎銘在轉運局迎送，先後歷日餘日，官廚供應而外，日備精饌三五器，文正頗以為甘。既辭，復進，流涕再三，述舉賢平吳之德，文正大感動，以為誼切如此，必有忠誠報國。適奏調兩江官紳，為直隸仕途矜式，舉錢首列，未及五年而開府矣。

李文忠敗粵寇於上海

蘇杭之陷於粵寇也，兩省紳民麇聚上海，恃西人為之護持，寇在咫尺而不敢偏。薛煥以巡撫兼通商大臣，所任僚吏皆工趨避媚耳目者，軍事殆不可問。知府李慶琛為統將，部兵數千，皆衣錦繡排刀斧，出入自耀，有同優孟。淮軍入境，則芒鞋短衣布帕，皆笑指為丐。然李文忠公意氣甚盛，不受薛節制。初以敵體相見，薛不能耐，與李慶琛定計，乘淮軍未動，先復一二城，以奪其氣。益募至萬餘人，勦寇太倉，不二日，全軍覆沒，李走死。寇窮追至上海，西人論和而退。

當警報之四至也，薛乞援於文忠。文忠報以奉旨保城，不與戰事。寇既大集，亦登陣固守，寇遂漠然視之。已而薛內召，文忠兼代其任。寇大舉圍營，文忠與程忠烈公學啟計，分兩路，迎伏以戰，大敗之於上海之虹橋，連克嘉定、寶山，寇狂走崑山而逃。軍聲彪起，收隊時，西人相顧，至以拇指示之。嗣又有七寶之捷，四江口之捷。於是各營增軍，分道以收浦東，而寇之迎降者絡繹不絕矣。

文忠於虹橋戰時，坐胡馬督戰。寇氛甚惡，張遇春敗回。及橋，文忠顧左右取其首，遇春馳馬反趣寇，各營皆奮勇直前不可當。而忠烈所部繞寇後，衝入寇陣，截為二，遂獲全功。

是役也，寇數近萬，淮軍留守坐營外，不過數千人出隊耳。自餘戰事，不甚關全局，惟常州守寇極悍，破城後，巷戰尤亟，兵將傷亡者頗多。

朱氏敗粵寇於龍華鎮

南匯朱祥保精技擊，鬻拳為生。女能傳其學，能舞雙刀，開六石弓。及長，而侍固始劉松平中丞為簾室。劉性任俠，亦善拳棒。初，以進士令上海，同治壬戌冬，粵寇擾滬，女騎而出，率親兵，與戰於龍華鎮，殺數百人，寇因之稍挫。乘騎忽蹶，女遂陣亡。

李文忠督水師攻粵寇

李文忠公鴻章平粵寇之時，嘗偕幕友督率水師進攻。自坐長龍舳舻，幕友三四環列左右。聞紅旗報捷，即顧幕友曰：「夥計，咱們搞啊！」【搞，作也。】幕友即吮毫伸紙，立成奏摺。及收軍登岸，則礮聲隆隆，已拜疏矣。

僧格林沁平苗沛霖

咸豐癸丑春正月壬戌，粵寇東竄，安慶不守，江北州縣日夕數驚，盜蠱起。朝廷起前湖廣總督周天爵於田間，督辦團練，攝撫事。乃奏改廬州為行省，行堅壁清野法。政尚猛厲，奸宄懾伏。九月丁巳，薨於潁州行營，兵科給事中袁甲三代之，營軍臨淮。乙卯三月，袁被劾去，捻寇龔得等擁張洛行為盟主，踞雒河，四出蹂躪，境蕩為墟，而苗沛霖遂萌擊其間。

沛霖字兩三，鳳台武家集人。世為農，門單，鄉里弗之重。年三，補弟子員。性猜忌，習貧攻苦，沈鷲有謀。丙辰春正月，洛行掠下蔡，沛霖避之壽州，鬱鬱寡合。四月，歸武集，偕同邑徐立壯、懷遠鄒兆元收輯散亡，築三寨，分五旗，積芻糧，明號

令，自號義兵。是冬，以三百人敗翼、張數萬人於蒙城，由是四方響應。丁巳秋，勝保攻拔正陽關，袁以太僕卿起用，復來自毫，合軍潁口。欲用沛霖以禦捻，使某往說之，沛霖以眾來歸。俄勘捻蒙、亳，戊午正月，鄆圩捷聞，沛霖授知縣，加五品銜，予孔雀翎。意不屑也。自是累擊賊，積功至四川北兵備道，賞巴圖魯名號，兼布政使銜。所居曰苗家老寨，練眾僉呼之為老先生。

庚申秋八月，英、法內犯，文宗北狩熱河，欽差大臣勝保留守京都，統勤王兵。巡撫翁同書請以沛霖赴通州，備調遣，已不果行。當是時，粵寇據廬州，捻寇據定遠。官軍潰而粵捻合，長淮騷動，沛霖隱有專利之心矣。

先一年秋，勝保由五河復懷遠，檄沛霖規取臨淮、鳳陽。比合圍，以憂去。袁擢漕督領其軍，沛霖輕之。臨鳳既克，斬其功，愈怏怏不為用。

立壯、兆元二人始為沛霖所懼，勢相埒。嗣沛霖計殺兆元，立壯不自安，益不相下。翁自定遠退壽州，以立壯為腹心，表授永固副將。是年閏三月，率練五千，與參將馬升平、副將于昌麟合營，北聯臨淮諸軍，進逼定遠。袁資以礮火，設圍五閱月。廬州援捻屬至，馬、于敗亡，練潰，臨淮軍遁。捻圍鳳陽，犯壽州，沛霖咎立壯，燬其家，掘其墓。貽書嚇勝袁，勝袁恐，尋劾立壯。繼以練眾噪餉，截糧艘，奪關稅，袁奏請下蔡釐金贍其軍，事甫定。而壽州之變起。壽為淮南重鎮，鳳台析焉，城小而地險，漢、回雜處。內區□八坊，坊設團長二人，非吏胥即無賴，陽尊孫家泰為首。家泰，壽州巨族也。

□一月朔，沛霖遣都司李學曾等七人往瓦埠，日晡，過城，城團邀殺之。滄瀟泚泚，舉國沸騰，泰與團長蒙時中等急召立壯以御沛霖。辛酉春正月，沛霖誓眾下蔡，設七人位，哭三日。渡淮，總兵黃鳴鑾迎擊兩河口，失利，遂擾壽南，偪城而壘。翁解任未去，布政使賈臻署巡撫，幫辦軍務，駐潁州。家泰等因立壯以搆葛牛、王鼇、黃廷遠、戈名棟諸捻入城，沛霖亦由姚有志、孔提剛通於粵寇。

兵練粵捻，內訌外鬪，則有張學醇者，以調停之說進。學醇，浙人，久從袁軍。袁患風痺，不視事，倚學醇為左右手。學醇獨左袒沛霖，博崇、武慶瑞、尹善廷三鎮陰相附和。翁日懷去志，模稜唯諾。城中回民多漏師，於是賂捻首葛牛等，縱之去。褫家泰職，下之獄。四月壬申，下令逮立壯。巷戰三日，並其黨三百人戮之。六月甲子，家泰飲藥死，學醇拘時中送於下蔡，冀平苗忿。糧罄民斃，而城圍未解。

皂口里保王舟有材勇，曩隨廬鳳穎道金光擊捻正陽，授外委，屢拒苗。壽南諸圩悉應，翁遣遊擊朱淮森、守備朱淮朋促舟赴援，八月庚申，舟進屯柏寨，使兄汝成、弟汝鴻夜襲周寨，徑抵南關。使淮森、淮朋築路營，輸糧於城。苗營東西，舟營南北，擊柝之聲相聞。苗率眾力爭，淮朋兄弟棄營走，周寨路隔，舟更營龍湖上，通東路水運。苗伐大木，立柵泖河要津，東道塞。舟又於苗營之西，自芍陂連營雙湖，潛通西路水運。苗亦自雙湖掘長濠，達東津渡。營壘銜接，舟勢絀，問道南來，乞援於肥練。

合肥久稽捻，鄉民爭築圩自衛，捻最憚者曰解先亮。圩據青陽之西，南接舒城，後為楚軍鄉道。其與之相角者，大灤山之劉圩，周公山之張圩，紫蓬山之周圩。推六紳李元華都轉總練務，軍隊埠寺，以禦捻為名。限保劃段，糾眾斂穀。既，英翰權縣篆主解圩，李與諸練首勢不能容。英待官威，李倚練眾，日事抄掠。撫軍檄某解之，李旋退歸，英亦調任。值苗勢日張，有志家於六，勾苗南來，守備趙春和為之助，紛紛趨附。諸練首為營窟計，覬覦英霍山寨，鼓行而西，破岡又樓，諷人說知州鄒箭入屯六安。

當是時，鄂撫胡文忠公駐黃州，江督曾文正公駐宿松，遣將東征，收潛、太，圍懷、桐，捷音踵至，諸練首幡然思奮，遂援壽。九月庚子，會於三角寺。丙午，戰於柏寨，不利，淮朋陣亡。汝成等乘霧自周寨衝出，城圍益急。袁知苗事不可復遏，恐獲戾，始劾沛霖，令幫辦軍務江南提督降將李世忠偕其子翰林侍讀袁保恆耀兵懷遠。某飛書保恆，剋期並進。辛亥，世忠等舟師次石頭埠，是夜，回民趙森保、都司柏靈錦、游擊朱佩芬、千總吉玉成、外委朱淮朝密約知州任春和盟於城南隅，導苗眾，梯而登。王子味爽，南門開，沛霖入，戕泰及諸團長家。肥練回六，舟嘔血死。

沛霖泥首於翁，痛哭請罪，散眾譴眾，設公局，留紅旗總李萬春主之。自回老寨，分練眾為□營：河溜集吳正誼主之，曹家集朱品三主之，延陵集董志誠主之，太和諸砦杜維忠主之，肥河南砦鄧季山主之，顏上諸砦杜朗主之，懷遠諸砦張式端主之，霍邱諸砦湯貫金主之，三河尖則有潘四、朱蘭馨，迎河集則有趙春和焉。於是袁翁據壽州生員傅汝霖等聯名環保，復為沛霖辨明心跡，勝奏申解，恩予自新。□月□日，翁出壽州，袁撤懷遠之隊，而楚軍至六安，駐肥練堵河口，訟言勸苗矣。

同治壬戌春正月，粵捻交煽，陷潁上，圍潁州。賈臻督民固守，羽書告急。復以勝保為欽差大臣，督辦豫皖軍務，援潁州，並苗苗練事。師次太和，兵單乏食，勢不振，檄責沛霖。沛霖慚且畏，復以眾歸，退壽州，克潁上，潁州之圍頓解。

時淮軍新立，福建延建邵道李鴻章乘番舶赴上海，劉銘傳、張樹聲、樹珊、周盛波、盛傳等分隸其眾。李續宜巡撫安徽，統湘軍駐六。將軍多隆阿攻克廬州，偽英王陳玉成北竄瓦埠，勝保令沛霖截擊，沛霖使萬春賺之人壽城，檻送潁州，盡降其眾，江寧援絕。緣功請復沛霖官，朝議不行。

癸亥春，僧格林沁勦捻至亳，洛行東竄，沛霖遮於蒙城，洛行失勢，走李圩，潁州知府英翰擒之，龔得前為楚軍殲於滋松關。張、龔既滅，諭沛霖散練歸農，沛霖佯諾之，疑愈甚。勝保之遷帥陝西也，調沛霖帶練萬人助剿回匪。得旨嚴飭，並諭各路堵截。未幾，勝被議，繫獄。教匪事起，王師北去。三月壬戌，沛霖反，遣其黨鄧長青取懷遠，方長華襲潁上，王永年據下蔡，朱萬隆入正陽，潘立勳蹂光固，王金魁薄太和，苗天慶犯五河，張逢科擾靈璧，李萬春圍壽州。中丞唐廌方軍臨淮，安肅道蔣凝學軍芍陂，兵屢挫，捻焰彌熾。六月己卯，壽州陷。後一月，勝賜死。沛霖念蒙城近於老寨，且多舊怨也，身率悍黨以困之，繞城為牆，繞牆為塹。塹深而牆峻，連營伺守。晝匿其中，夜則聯袂呼警，梭巡壁上。官軍更番輪攻，不能破。按察使馬新貽駐城中，七月，乘間歸臨淮。八月丙戌，過河兩岸官兵退，練長李南華、李得勝居守，英翰屯小涇，勢益單，戰無虛日，猶時以騎兵齎糧濟城守者。

戊戌，僧命總兵陳國瑞督師援蒙城，至小涇，英翰建議環城為營，築重垣，垣外掘地道，士卒蛇行而進。以捻之攻城者攻捻，一壘破，餘壘皆震，遂毀捻圩，斬慕玉宗。填王家窰河，阻捻水運。九月己巳，荊州將軍富明阿遣總兵宋慶、詹啟倫繼進。冬□月，大兵南下，丁亥，至亳，克蔣家集，斬陳萬福。庚寅，派翼長舒通額率馬軍覘捻。辛卯，復高爐集。癸巳，破楊家集。甲午，攻西陽集，未下，移軍北岸葛家樓。乙未，杭州將軍國瑞亦至。外援既合，捻糧中斷。丁酉，僧親督諸軍，戰於城下，擣蔡圩。戊戌，克之。捻眾為重塹所限，猝不得出，計阻，西南營潰，蒙城解圍，沛霖猶陣渦水上。己亥夜，將越濠南逸，大兵合擊，礮火震天，捻眾內亂，自相踐踏，死者萬計。沛霖為亂兵所殺，餘黨納地請降，妻徐氏、子連生皆伏誅。不二旬而淮北底定。

相傳沛霖將起事時，有漕督所委鹽務委員四五人在鳳陽，方宴之於私室，酒肴精美，主客甚相得。席散，沛霖詩興忽發，令各賦詩，為評定甲乙。旋亦握管自為之，面目忽猙獰可畏，眾賓戰栗不已。久之，乃詠曰：「要將頸血濺衣裳。」以足頓地曰：「反耳！」命盡殺諸委員於階下。有姚永平者，桐城人，亦與宴。至是，踞而乞命。苗曰：「姑念汝祖為吾邑教諭，品行尚端，貸汝一死。汝回清江，為我寄語吳仲仙，【督漕使者。】謂我已謀叛，彼須小心也！」乃授以免殺之據，曰：「持此以歸，途中可無患矣。」

僧格林沁擒張洛行

張洛行為捻寇渠魁，跳梁□年，官軍無如之何。同治癸亥，洛行為僧格林沁所敗，以五千人保於尹家溝，僧率大軍圍之。洛行自知勢不敵，以數百人突圍出，僧召騎將恆齡率數千騎追之，擒斬略盡。洛行以二□人奔西洋集。

圩主陳天保，故捻黨也。甫於是日降官軍，而洛行夕至，天保納之，陰遣人馳報宿州署中。時英翰署宿州知州，率壯丁二百人赴之，直至洛行臥所。洛行方吸鴉片煙，英呵之起，曰：「汝非張洛行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從我走！」乃併其甥姪數人皆擒以歸，解送僧軍，凌遲處死。

駱文忠擒石達開

粵寇內訌，石達開藉伐蜀名，率師西渡巫峽。或謂：「益州天府之國，守備完善，孤軍深入，劫之頗難。且大江南北有曾、左

在，岌岌不可終日，且夕防禦，尚恐不給，何得勞師遠征，置根本於不顧？」達開笑不言。蓋以時事不可為，已有效諸葛亮西據巴蜀虎視天下之意也。達開且又偵知寧遠府山中有一鳥道，亙古榛蕪，未通人跡，由此北行，出山即在成都南門外矣。遂決計伐蜀，以輕騎趨之。忽坐困，為土司所獲，時同治癸亥四月也。

蓋川督駱文忠公秉章早知達開率大隊而至，已懸重賞示諸土司，使抄其後。及達開至紫打，【地名。】會川軍唐友耕等亦至，列營大渡河對岸。其地左阻松林河，右阻老鴉漩河，而土司復自後偃古木塞路，達開麾眾戰而敗，遂奔老鴉漩，官軍追及，遂降。達開既入獄，自述平生事跡及秀全與官軍始終相持勝敗得失之由，為日記四冊，紀載至詳。後其書存四川臬署，蜀藩庫亦有副本。

或謂達開率師至爛石，病亡。有女綺湘在軍中，年□九，聰慧能文章。達開既死，軍無鬪心，部下有畏蜀道難者，悉持南返議。女誓於眾曰：「翼王之意，君等所知。翼王雖亡，其雄心固未亡也。諸君不問軍之安危，但求事之難易，且敵馬縱橫，長江以東，我輩實無駐足地，寧謂返軍即可復取江浙耶？況政府百事廢弛，其大臣又各樹門戶，相水火，孤軍返旆，內外睽隔，何以自存？諸君雖惜命，人其謂我何？」力竭聲嘶，至於泣下。部眾感動，再揮軍而前。次瞿塘，天地晦冥，巨浪接天地，舟覆者□之八，全軍號哭，與狂颶吼聲相埒。殿軍畏葸，潰散而南，綺湘泣曰：「三軍之喪，其罪在我，天乎！何使我至於此極也？」乃奮身投水以死。

或曰，達開被磔於成都，雖見文忠之奏報，實未死也。某年，浙人李某游幕蜀中，一日，買舟往他處，將解纜矣，突有一老者請附載，舟子力拒之，李見其鶴髮童顏，鬚眉甚偉，因許焉。老者既下舟，謂舟子曰：「頃刻當有大風起，勿解維也。」舟子亦老於事者，仰視太空，知所言不謬。談次，狂飆陡作，走石飛沙，歷一時許始息。少焉，雲散月明，命酒共酌，老者飲甚豪。酒半酣，推篷眺望，喟然曰：「風月依然，而江山安在？」李心疑之，叩其姓名，老者慨然曰：「世外人何必以真姓名告人？必欲實告，恐徒駭怪耳。」李遂不敢再詰，而老者已酣然伏几，鼻息雷鳴矣。破曉，欠伸而起，謂李曰：「老夫行將告別，同舟之誼，備荷高情，後如有緣，尚當再會。」遂舉足登岸，其行如風，瞬焉已遠。李既送客，比返舟，則一傘遺焉。恐其來取，為之移置，則重不可舉。異之，視傘柄，乃堅鐵所鑄，旁有「羽異王府」四小字，始悟為達開也。

或曰，當文忠撫湘時，粵寇下長江，以同鄉故，遇駱兵輒避之，以是遷轉甚速，蓋駱與洪同為花縣人也。忌者謂其與洪友善，將有異謀，思中傷之，而竟無恙者，則其操守有以見信於人也。

岑襄勤平雲南回亂

雲南巡撫徐之銘貪淫昏懦，為回人所箝制，因又挾回自重，怙惡不悛。及其黨殺升任陝西巡撫鄧爾恆於境上，總督張亮基有戒心，引疾求退。同治癸亥，朝廷乃起用潘忠毅公鐸署雲南總督。潘不避艱險，毅然入滇，道經曲靖，回弁馬聯陞來謁，面稱有人給信，令其設謀殺害總督。聯陞固回黨之黠悍者，或故為恫喝之言，或徐之銘與省城回眾慮潘至，早欲害之，均未可知。潘置之不問。行至板橋，署布政使岑襄勤公毓英、總兵馬如龍排隊迎入省城。既視事，亟欲力振威權，安輯回、漢。而同僚異心，寇盜逼處，殊不易措手矣。

回人掌教馬復初者，名德新，以字行，昆明縣諸生，在回教中行輩最先，群回皆聽令，徐之銘以下無不受其挾制。之銘嘗與德新遣回人武進士田慶餘招撫杜文秀，許割大理、永昌、麗江三府封之。德新復自至姚州議和，文秀在姚州偏貼偽示，謂德新已允分給迤西地矣。

馬如龍者，亦回之渠魁，慄悍好鬪，之銘奏署臨元鎮總兵。潘察知回黨內外盤結，之銘又從旁掣肘，滇事遂無可為。然德新、如龍雖首鼠兩端，尚未顯露逆跡，頗欲羈縻絕。而署督標中軍副將楊振鵬亦陰與回通，德新使人示意，欲封平南王。潘嚴拒之，德新不懌。如龍恃其眾，欲兼併迤東諸郡，臨安土豪梁士美不服，以忠義激勵官紳，糾眾據險以抗如龍。如龍屢請勸士美，潘不許。如龍懷怨，徑率所部攻臨安。潘念如龍若踞臨安，則回勢益強，且士美忠義，宜保全之，密檄士美固守待援。又檄他郡練眾之素饒如龍者數千人，陽為會攻臨安，實令與士美合圖如龍。蓋如龍去則回稍弱，而後滇事可籌也。

潘念之銘雖不足恃，究係同辦一事，嘗向之銘微露其意。之銘歸告其妾，之銘之妾多與回酋狎暱，酋以告德新。德新怨懼交并，密召武定營參將回酋馬榮率練黨二千餘人，即冒潘所調練眾旗幟，入居省城五華書院，日出騷掠，居民訟之督撫兩署。甲子正月□五日，潘親往書院彈壓。諭令出城，請期五日，不許，請期三日，亦不許，限以即日出城。是時回眾矛戟森列，馬榮攘臂大言曰：「即不出，當奈我何！」噉其眾使前，潘大罵，身受七傷，死之。雲南府知府黃培林、昆明縣知縣翟怡曾上前救護，同及於難。中軍楊振鵬在側，默然無言。

是日也，潘約徐之銘同往，之銘陽諾之，不至，蓋早知其有變也。回亦不攻其署，毓英以兵練數百扼守藩署，自臬司以下官吏未死者，皆避入藩司官廨。之銘迎德新入居總督署，號令一切，陽稱請其彈壓回眾，德新以總督關防送交之銘。潘尸暴露三日，其家丁哀懇楊振鵬轉求德新發回字令旗，始得殯斂，面如生。

德新之召榮也，初意欲使官與回相持不下，已乃出而調停之，以市德於總督，並解如龍之厄，不意構成大變。且所忌惟潘，今潘已死，又欲討榮以示己無叛意。乃密召如龍率師赴省，毓英亦致書如龍，獎其忠誠，召之入援。如龍攻臨安數日，不克，得書欲退，恐士美追襲，乃以情告士美。士美登城謂之曰：「汝若奔援省城，盡心王事，當不汝追也。」如龍折矢與之盟。以二月一日夜回至省城，自南門入，與毓英夾攻，回死傷過半。振鵬登城勸止官軍，勿開槍礮。天明，送榮出城，遁回武定。

初五日，眾議之銘仍署總督，如龍署提督，疏通道路。厥後聯陞以叛聞。是年□二月，林鴻年奏稱聯陞伏誅，榮為官軍所擒，解至省城正法。振鵬受之銘檄，往權鶴麗鎮總兵，與回匪通謀作亂，為如龍所擒斬。

曾忠襄滅金陵粵寇

曾忠襄公國荃之圍金陵粵寇也，猛攻二年，盛暑疊兵，迄不能下。自朝陽門至鍾阜門，開地道三□三處，篝火而入，地崖崩而窟塞，則縱橫聚葬於其中。寇或穿隧以迎我，薰以毒煙，灌以沸湯，則趨者倖脫而愾者就殲。蓋每穿一穴，為寇所覺，而將士須臾殞命者，率常數□百人。一日，穴地已過城根，寇尚未覺，會寇有以槍插地者，穴內軍士見槍首入地，疑寇已覺而刺之也，急以手引槍入地數尺，寇始知官軍在地下。復迎擊之，官軍或退或死。復開他道，或為山石所隔，或將近城根，酋李秀成登陴遙望，見其上草色，知下有地道矣。

官軍既克天堡城，即所謂龍膊子者也，在太平門外，高踞鍾山之頂，俯瞰城中。提督李臣典等與忠襄密商，排巨礮三層於其上，晝夜對城轟擊，無一息停，城堞皆頽，寇不能立足。忠襄始下令軍士各持柴草一束，擲之城下，高與城齊，示將由此登城者。寇併力嚴備，不暇他顧，又隔於柴草，不能瞭望。官軍於近城龍膊子山之下，覓得一隧，乃前數月所開，為寇所覺而中廢者。忠襄知其不復防此道，派千人由此挖至城下，實火藥三萬斤於其中，封築完固，填以大石，口門留一穴，以粗竹數丈為引線，貫入穴。竹內用大布數匹，包火藥，實之。及期，各軍嚴陣以待。火始入時，但聞地中隱隱若雷聲，約一小時之久，俄而寂然，眾又以為不發矣，忽聞霹靂砰訇，如天崩地坼之聲，城垣二□餘丈，隨煙直上，萬眾矚目，咸見是城聳入雲霄也。大石壓下，擊人於一二里外，死者數百人，諸軍遂由缺口衝入。時同治甲子六月□六日也。

是時，揚州營參將袁笏庭大率五百人死守塌口，奮勇奪城，人偽天王洪秀全府，先取其國璽，僅餘□三人生還而已。

先是，咸豐癸丑粵寇之陷金陵也，募得一黔人善掘煤者，掘地道自儀鳳門入。及官軍圍金陵，黔人復在軍中，忠襄使挖地道自太平門入。得失係於一挖煤者之手，異矣。曾文正公既至金陵，修治缺口，鑿石識其處，銘曰：「窮天下力，復此金湯。苦哉將士，來者勿忘。」

方金陵之克復也，李秀成挾秀全子福瑱及一心腹童出奔。福瑱年□五六，以不諳騎，馬復劣，中道相失。秀成與童兩臂滿纏金條，別有金珠重物置於篋，以一騎負之。皇遽迷路，德甚，小憩方山頂，遇樵者八人來，有識秀成者，問曰：「爾非忠王乎？」秀

成曰：「若能導我至湖州，當以三萬金為壽。」應之，相與下山歸澗西村，因匿秀成於複室中。

八人中有陶某者，欲執秀成獻之，又慮七人不從，將為所害。以有族人在李臣典營，將往告之。道經鍾山，因至蕭孚泗營，訪其素識之火夫某，語及秀成事。火夫語親兵，親兵告孚泗，孚泗即使一人留陶，自帥百餘騎往澗西村，執秀成以歸，且盡沒其珍寶，將并殺陶以滅口。火夫陰告陶，陶遁。孚泗竟以獲秀成，封一等男。越數日，七人者先殺陶，復以計誘孚泗親兵火夫至村，寸磔之。曾文正聞其事，召七人至，詰之，皆自述無隱。文正獎其義，賞以白金七百兩，皆不受而去。

或曰，金陵克復後，秀成從福瑱走南門，馬足受傷，秀成以自乘馬進，曰：「臣老矣，不足惜，主上速行！」以是秀成遂被擒。

秀成既被擒，文正嘗親延之上坐，排日宴飲，尊以賓師。秀成日書其起事始末，可數千字，積□餘日乃畢。文氣浩瀚，字體雄偉。文正閱畢，聚眾傳觀，乃寶藏之，而令幕府諸人別擬，並張宴誌永別。宴畢，秀成退入一室，舉劍一揮，而頭墜矣。臨沒之際，其應對仍和平自若，不亢不撓。

或曰，秀成尚有少子，兵燹後賣卜城南。蓋當時已獲而潛縱之者。

或曰，自粵寇卹王洪仁政、干王洪仁玕既偕秀全子福瑱就黃文金於湖州，此後遂不知福瑱之究竟。然仁玕、仁政實挾福瑱以就黃文金，而合為一股，復自湖州返廣德，越寧國，出昌化。文金死，李遠繼、黃文英繼之，循徽歙邊，從建口趨績溪，由遂安走開化，入廣信，抵鉛山。道瀘溪，向雲際關，竄光澤，而更至石城。諸寇處處相偽以福瑱，官軍亦處處相驚以福瑱也。同治甲子九月九日，官軍蹙之於山谷間，在廣昌、石城之交，繞旁設伏，遂生獲仁玕、文英。二□五日，始聞所俘牧馬小兒之語，獲福瑱於荒谷中。諸俘皆稱為果幼主，果者，疑詞也。蓋前此江南、浙、贛諸軍以幼主互相紛擾，忽無其人，恐干朝廷詰責，於是授意囚俘，於不知誰何所俘小兒之中，任擇一人而強名為洪福瑱，更取年僅四歲不知人事之李其祥伴附之，聊以宣布證實。朝廷亦微知之，恐逋寇更偽挾以為名，而後患永無已時，故謂么麼小醜，不值檻送京師，就磔於市。

或曰，美洲之舊金山有三合會，祕密結社之一也。其第一代始祖為齊福天，隱號為三水共合，而以排滿為目的者也。

初，洪秀全曾遣洪仁玕使美，攷察外事。曾忠襄將克江寧，仁玕挾福瑱赴廣德，遂為黃文金迎入湖州。仁玕，福瑱胞叔也。時浙軍攻湖州，大勢亟亟，旦夕且破，仁玕謀於黃文金、黃文英、李遠繼、譚體元、楊輔清等，欲令福瑱他適，以存洪氏一線之胤，為他日恢復之漸。而知國中決不能容身，乃創避入美洲之議，眾均贊成。文金欲挾仁玕往，仁玕不可，曰：「美洲識我者多，恐機事不密。輔王堅忍有急智，盍以屬之。且東王與天王共首事，不可令漸滅無後。」眾又從之。輔王為楊輔清，秀清弟也。仁玕有一西友，即前導之游美者，尚在左右，金石交也。仁玕以福瑱屬之，資以財賄，涕泣而別，時福瑱年僅□六也。間關道路，屢瀕於險，卒達上海而至美洲。輔清實從，遂為美洲三合會開幕之始祖。三水共合者，洪也；齊福天者，即洪福齊天，隱指洪福瑱也。

或曰，曾忠襄軍初入城，福瑱逃赴徽境，就黃文金。然卒不達，走死江寧之牛首山，即方山也。牛首之峰為銳角，忠襄以一礮擊平之，遂成方形，故名方山也。

或曰，官軍圍金陵時，城中食盡，李秀成等知必不守，與各酋密議，令盡撤守城兵，各城皆不設備，並禁城中舉火，兵卒伏匿僻隘，不許少動。官兵見城無守兵，登臨瞭望，炊煙淨絕，初疑為詐，仍未敢入。至三日，無聲息，意為眾皆逃，所餘者空城耳，乃有兩營官兵入城。見路無行人，屋無居者，愈入愈深，伏寇突起，截殺，即脫官軍號衣。令各寇薙髮，冒作官軍，列炬夜出，其未薙髮者，隨之而逃。圍城外各營官軍，以為入城之兩營復出，不疑其他。嗣見隨後衝出者萬人，乃知其偽，然倉猝間不能截擊，故福瑱幸得逃生焉。

鮑武襄劉壯肅勦捻

同治丙寅冬，捻寇任柱、賴汶光、牛洪、李允等由河南趨湖北，緣道驅脅，眾逾□萬，盤旋德安、安陸間，謀以一枝越襄河躡蜀疆；一枝屯湖北為聲援；一枝闖武關，聯西捻張總愚。

□二月辛卯，松軍統領提督郭松林被圍於沙岡集，受傷突走，其眾大潰。丙午，樹軍統領總兵張樹珊戰死於楊家河。是時捻騎數萬，勁疾慄悍，常以前隊挑戰，別選健騎繞出官軍後路。官軍憑村堡自固，罔敢與還，捻勢甚張，連陷應城、雲夢、天門。旋棄城去，屯踞白口、尹隆河，以闖安陸。於是鮑武襄公超總統霆軍二□二營，合萬六千人，劉壯肅公銘傳總統銘軍二□營，合萬人，皆從南陽南下。霆軍由襄樊，銘軍由隨棗，分路進勦，迭有斬擒。

時陝西回黨四擾，官軍又敗於西捻，二寇交誼，鮑豐奉廷諭及大帥疆吏急檄，趣令西征以援關中。然因楚軍敗績，東捻死咋不休，霆軍遂為所絆，不得西。捻將北趨，遇霆軍，折而南遁，復踞白口。丁卯春正月，霆軍、銘軍會於安陸，捻走踞楊家埠、尹隆河等處，於是霆軍駐白口，銘軍駐下洋港，期以庚午日辰刻進軍夾擊。

先是，鮑、劉意氣不相下。鮑自謂宿將，殲勦寇，功最多，劉後起，戰績不如霆軍遠甚，意稍輕之。劉謂鮑勇而無謀，僅一戰將才耳，顧聞其威名出己上，尤邑邑不怡。然此時，鮑志在協力勦捻，無他意也。劉召諸將謀曰：「度我軍之力，可以破捻。若會合霆軍而獲捷，霆軍必居首功，人且謂我因人成事。不如先一時出師，俟翦此寇，使彼來觀，亦當服我銘軍之能戰也。」乃於庚午日卯刻，秣馬蓐食，由下洋港逼尹隆河。捻隊盡在隔岸，劉分五營留護輜重，躬率馬步□五營，渡河躡之。任柱以馬隊撲左軍，牛洪撲右軍，賴汶光、李允合撲中軍。左軍劉成藻五營先遇捻騎，不能支，敗退渡河。任柱來攻中軍甚急，惟右軍唐殿魁擊退牛洪，來援中軍，中軍亦已敗退矣。群捻萃於右軍，唐殿魁及其營官吳維章、田履安等力戰死之。殿魁，銘軍之良也，師大奔，捻益縱，渡河追擊，銘軍崩潰。適霆軍以辰刻踐期而來，勢如風雨，張兩翼以蹴捻，酣戰良久，呼聲震□餘里，大敗捻眾。剗毀楊家埠拖船埠、尹隆河捻館數百，生擒老捻八千有奇，殺萬餘，奪獲騾馬五千餘匹。救拔劉及劉成藻等於重圍之中，暨銘軍將士二千人。奪還銘軍所失槍四百桿，號衣數千件，一切輜重軍械，及劉之紅頂花翎，俱於次晨送還劉營。

是役也，銘軍不先期出師，則不敗。既敗，無霆軍救之，則必全軍盡沒。鮑彊自抑，若無幾微德色，劉內慚不可言。自以嘗警霆軍久，邂逅擊捻，一敗一勝，慮為霆軍所笑，益恚，不能自釋。謀之主文案者，具牘報李文忠公，大旨謂霆軍既約黎明擊賊，未能應時會師，銘軍孤進，初獲小勝，忽後路驚傳有捻，隊伍稍動，不知實霆軍也。官軍抽五營過河，還保輜重，捻囑瑕來撲，以致大敗。官軍復奮與相持，會合霆軍迎擊，遂獲全勝。李據以入告者如此。蓋歸咎他營，歸功本營，固咸、同間用兵以來數□年之積習，不獨銘軍為然也。李新握兵符，亦頗慮鮑不秉節度，鮑疏陳獲勝狀，并據實咨李。李已先入劉言，幕府執筆者又稍有揚抑，軍機大臣左都御史汪元方謂鮑超虛張戰功，言盡不饒，彼既愆期貽誤，又驚動銘軍，以致大敗，若科以失機與掩飾之罪，鮑超可斬也。

先是，左文襄嘗密疏言鮑驕橫，已面折之，左方將入關勦回寇，屢請廷旨趣霆軍入關，其意蓋欲朝廷稍摧折之，然後羅為己用也。汪不省左之權略，頗篤信其辭，又不知鮑實有大功也。故平生遇事，不甚可否，此次持議獨堅，且云不一懲艾，不足儆驕將，同列均以為疑，乃僅擬嚴旨責之。

鮑自敗於尹隆河後，次日，即拔隊窮追，連蹙之於直河，於豐樂河，於襄河邊，殺一萬數千，生擒四千，解散脅從萬餘，拔出難民二萬，繫任柱、賴汶光、李允之妻，追至棗陽、唐縣界。鮑自念破疆城，救銘軍出險，功高，冀邀褒獎為榮。途次忽奉嚴飭，方悟銘軍之歸咎也。

會湖北巡撫曾忠襄公奏報軍情，誤謂銘軍所勦者任柱，霆軍所勦者賴汶光，故霆軍勝而銘軍敗。是時，捻勢任強賴弱，其言與鮑自奏之疏又頗牴牾，鮑憤鬱成疾，引發舊傷，日益危篤，奏請罷歸調理。曾文正時已解兵符，還任兩江總督，聞之，馳書慰解。檄召總兵婁雲慶，乘輪船駛往接統霆軍，并派員攜遼東人棧往問鮑疾。文忠旋奏鮑功高，請加獎護。曾忠襄亦奏推鮑之功，蓋皆已得文正手書也。於是溫旨稠疊，頒賞人棧，并令俟疾愈後留勦東捻，暫緩入關。調治數月，疾未瘳，曾乃為奏請解浙江提督，遣撤

霆軍□八營，留□四營，改為霆峻軍，隨同淮軍勦捻。曾諗知鮑與淮將不能相下，若不令歸休，恐遂一病不起。鮑既歸，則霆軍未必能得力。倘竟檄令西征，則金口之變，前鑒不遠。環顧大局，兼權統籌，不能不如是措注也。

鮑既養痾家居，□年不出。文正別遣大將劉松山率萬人入關，馳勦回、捻二寇，戰比有功。文襄之平關隴、新疆，得松山之力為多。銘軍雖敗，卹死撫傷，簡卒補伍，峙糧救械，休養半年，而後用之。文忠之滅東西捻也，銘軍功最。蓋古之將帥，必倚所習用之軍以集事，不自今日始矣。

捻寇中之最黠猾者，以賴汶光為最；而慍悍善戰，莫如任柱，所統馬隊頗多。方諸軍劃運河而守，捻眾馬步約近□萬，盤旋濟青沂海之間，行蹤森忽，官軍追逐往往落後，實未能制勝也。一日，銘軍逐捻於安邱、濰縣之交，獲一目曰潘貴升者，訊知為任柱帳下健兒。將殺之，貴升呼曰：「赦我，我願投誠！」其甥有唐某者，在銘軍作哨官，亦願保釋之。銘傳聞之，乃語貴升曰：「汝能為我殺任柱乎？」對曰：「能。」乃畀以槍一，曰：「此去若成功而返，賞三品銜花翎，白金二萬兩。如不能，亦不汝責。任汝相機為之可也。」蓋劉意非望其必成，以為即不能成，不過棄一槍耳。貴升執槍馳馬而去，復歸柱，柱信而不疑，乃置帳下。明日復戰，貴升忽以槍擊柱，殞於陣前，縱馬奔向官軍，告劉曰：「我已殺任柱矣！」始猶不信，繼見捻黨不復耐戰，銘軍與諸軍連日大捷，追至贛榆沭宿境內，降捻供稱任柱實死，乃賞貴升如前約。

汶光既哭柱而埋之，其黨震懼，潰散略盡。汶光率敗眾千餘搶渡六塘河，南趨揚州。諸軍水陸窮追，捻至灣頭，手無器械，饑疲已甚，競入民家掠食。會大雨，吳毓蘭偵知其無去路，夜率所部華字兩營會水師急攻之，各勇丁爭取牛馬財物，懷挾甚富。吳恐為捻所乘，急令撤隊，時已二更，歸營，各釋所負，復於三更出隊。諸捻冒雨淋漓，阻於河水，正徬徨饑寒時，官軍縛之，如執雞豕。生擒賴汶光，凌遲處死。東路捻股遂滅。

馮元佐禦回寇於渭北

馮元佐，陝西世家子。幼失怙恃，性慷慨，好武事，客有以技擊進者，無弗納，家為之耗。一日，有老僧托鉢於門，面枯瘠，雙眸炯然，馮異之。延入，叩其寺，為少林，遂師事之。年餘，盡得其術，由是以拳勇鳴一時。

中歲次渭北，從遊者幾千人。其後徙家渭南，學古兵法。同治丁卯，回人倡亂，渭北騷然。元佐急歸，號於眾曰：「有志自衛者，速來！」不□日，得三千人。募財饗士，分其眾為五隊，以軍法部勒之。夜伏擊回營，焚其□三寨，斬獲千餘人。回大駭，然易其兵少，悉銳來攻，復大敗。相持數月，回不能踰渭南一步，渭南人民得免蹂躪之苦者，元佐之功也。

時巡撫張某，書生也。以為可招撫之，數遣使招回。回易之，欲藉以去元佐。乃謂使者曰：「吾輩食毛踐土，具有天良，其甘於起事者，與元佐積不相能也。若為吾世仇，不可無所報。公欲使吾等歸降，其先去元佐，元佐去，即率土來歸，非有二也。」張信之，令元佐退軍，元佐堅不可。回聞之，益縱反間，肆飛語，謂元佐擁兵，意叵測。張怒且懼，親詣其營，謂之曰：「吾為天子命吏，軍旅之事，自有權衡，毋庸越俎為也。」馮曰：「吾為此舉，非要譽，非圖利，實欲全我渭南。公既怒我越俎，即當檄師防賊，奈何一意使元佐退兵？元佐退，渭南之長城壞矣。有死，不敢奉命！」張怒，曰：「汝不聽吾言，一再抗命，豈以吾無尺寸之刃耶？」馮不得已，斂兵屯山谷，張目送之。

元佐既退，回又以張綱故事要張。張率輕騎往，回執之，說令降，張不可，回火而焚之。馮聞耗，歎曰：「張憤憤，徒身殉耳！然其心無他，我當有以信之。」捲甲疾趨，襲回之背，焚其資糧而還，渡河營故處，回不獲逞。戊辰□月，左文襄督陝甘，悉亂事，聞馮名，招之至，與語，大悅。益以兵，使當一面，屢獲捷。左將奏諸朝，元佐謝曰：「某集眾禦賊，為父老身家計也。張公不察，卒墮賊計，元佐不得已，乃集眾復出，計得贖張公，敢希利祿哉！」左乃不之強。

陳國瑞勝於陳州

同治中葉，捻亂未平，馳騁於皖、魯、豫、秦諸省，陳國瑞剿之甚力，善以寡擊眾。而桀驁不馴，時不受主將節制，甚至偃蹇朝命，一日，為欽差大臣所劾。時國瑞駐軍豫境，朝旨褫其職，命河南巡撫拿問，解京交刑部治罪。巡撫奉旨，欲往逮國瑞，恐其不受命，急而生變，迺集司道會議，僉曰：「此人不可犯也。」皆匡僕無策。

有薦參將撒士忠者，曰：「此人勇，與國瑞有舊，試召而與之謀。彼若願往，事乃有濟。」巡撫從之。士忠者，以擒首降官軍，積功保至參將者也。既謁見，語以故，且就商焉。士忠難之，曰：「他人吾無懼，若陳大帥，則吾為擒時，為所困者屢矣。然公等有命，某不敢不往。苟有不測，敢以妻子為託。」巡撫允之。撒攜精卒三百人而往。將至陳州，見國瑞策款段而至，意態閒雅，從親兵百餘人。撒以軍中屬禮見，俯伏道左，卑抑殊甚。國瑞下騎答禮，且勞之。詢何由至此，撒遽然，謹對以「中丞欲請大帥共商軍事，故命某前來，恭迓虎節」。陳笑曰：「非迓我也，乃逮治我耳！吾且夕自投到矣。」撒默然。國瑞又曰：「今且勿行，入城稍休！」遂各率其眾入陳州城。

時日猶未中，陳州太守出迎，偕入署，待以上賓禮，設宴相饗，儀甚恭。酒酣，忽於座上大言曰：「擒匪某支某隊若干人，於明日某時來犯此城，若等知之乎？」時絕不聞有這種消息，但擒匪往來蹤跡素飄忽，又不敢不信，則大駭。戰守一無可恃，實亦不及備，太守焦急無策，迺踉蹌於國瑞前求助，且曰：「此城□萬生命，惟賴大帥一人耳！」於是國瑞掀髯大笑曰：「吾固知非乃公莫屬也。若毋慮！吾以被罪之人，本不欲過問，君待我甚摯，吾當盡力殺賊，以救一城生命。」太守拜謝，同問有所命否？國瑞曰：「殺賊，吾任之，若且多備酒食，令吾眾果腹，則君事畢矣。」太守敬諾。

終宴，日方晡，國瑞顧謂撒曰：「明日有事，吾盍早睡。」撒從之，同室而臥。寐未久，國瑞已鼾聲大作，撒且信且疑，不能成寐。未久，聞國瑞呼曰：「吾儕可起矣。」時初更，出視國瑞之眾，已食竟不見。國瑞令三百人速食，而已亦醉飽盡量，共食畢，將三更，令撒率三百人出城。行約□餘里，止焉。復令三百人圍為圓陣，撒居其中。已下馬，休於樹下，且曰：「若等苟有所遇，慎勿驚！且勿稍離原位，違則必死。」時上弦，夜深月黑，星光閃閃。百步見人，隱約有百餘眾，若兩手各持一物者，群伏於地，靜默無聲。僅有一人，與國瑞隱語相問答者一，始知即國瑞之眾在也，此外，四周則絕無所聞見。而撒之疑慮仍不稍減。

天初辨色，見遠處微有塵起。未幾，復見人且騎之形，果捻之馬隊至矣。來者百餘騎，就所駐之地繞行一周而去，國瑞與其眾熟視若無睹。又未幾，見塵埃大起，捻步馬大隊至，不辨人數，國瑞揚手一揮，百餘健兒均各持一矛一刀，迅速而前，疾若飛隼，瞬息不見，已突入捻陣中。但見捻隊立時擾攘殊甚，條分條合，縱橫盪決，欲前而又卻者三。相持兩時許，捻匪猶不退，百餘健兒尚未出。此時國瑞亦惶恐失色，詫曰：「兒輩受傷矣！」仍囑撒等毋妄動，躍馬馳入捻群中，倏見馬倒人死者相繼。遙睹一乘馬執旗賊受刃摔下，蓋擒首也，匪眾遂大亂，遽回身奔竄潰退，遺屍二千餘具，斃馬八百餘匹。國瑞亦偕其眾出，僅死二人，傷者□餘人，餘均無恙。然自首至踵，恍如浴血，取衣揉之，血水且縷縷也。於是太守率父老子弟郊勞，拜於馬前，謝卻敵全城之功。沿途焚香炬燭，迎之而入，國瑞亦俯仰大樂，太守以其功申之巡撫，上於朝，免革職拿問之命，賞還原官原銜。

左文襄平新疆

光緒戊寅，左文襄公宗棠平新疆。是役也，以老湘營為首功，故提督劉忠壯公松山舊部，其猶子新疆巡撫錦棠所統者也。

錦棠亦將才，有權略。嘗與將軍金順等擇地度歲，歌舞酣宴甚樂，而密使四出偵賊所至。既元夕後，謂將軍曰：「吾輩樂亦甚矣，曷一出勦賊！」率師即日行，不數日，大捷聞矣，而將軍等方集麾下，議論未定也。故改建行省諸大政，文襄粗立其基，經營部署，率錦棠成之。

左文襄出關以後，無大戰事。老湘一軍，號稱無敵，實著績於甘、涼一帶。

滇粵出師越南

廣西流匪輒走鎮南關外，值越南政苛，奸民從而和之。凡越屬毗連中邊地方，各據地為雄，股數甚多。中、越會勦，無歲無之。文武將吏，利有保獎，亦不欲其根株淨盡，駐師邊上，觀望而已。

光緒壬午，法人攻破越之東京，張佩綸以詞臣上封事，有滇粵三省水陸會師之議。詔下海疆督撫妥籌復奏。合肥張樹聲時督兩粵，從而申明其說。遣廣東水師出欽州，廣西陸師出太平、鎮安兩府，滇省陸師出蒙自，均至越南海防、宣光、諒山等縣，以為聲援。仍假勤流匪為名，以預杜中、法釁端。

越將劉永福者，本以邊匪入越受撫，官三宣提督，有眾三千，據保勝水陸要衝。嘗遇法將安得利探路輪船，截殺無遺，中外以為異人，思借其力以寄藩籬。特簡岑毓英為滇督，唐炯為滇藩，徐延旭為桂藩，資以集事，而三省會師之議行矣。滇師強弱不敢遙度，廣東水師乃紅蛋艇船之類，僅供捕盜，小輪船不禁出海。提督吳全美曾陳明未堪戰陣，駕駛員弁於風沙水線均未熟諳，以禦西洋兵輪，固兒戲矣。廣西陸師經營多時，准將黃桂蘭、湘將趙沃分統二營，兩路扼紮，直入越南各境，額數頗虛，餉項至薄，制流匪則有餘，當大敵則不足，路人固皆知之。然廟謨既定，中外從同，亦不暇切實考尋。此開邊之始也。

當永福之據保勝也，綰要設卡，收稅以自封殖，本無為越禦法之志。而法將探路遇害以後，頗有戒心。中外雖議借其力，然亦未有以發也。灌陽唐景崧奏陳邊事，奉旨交滇督差遣，滇督厄止之，而唐已先期至粵，謁署督曾忠襄公國荃，以招用永福自任。忠襄資以行裝，由海道繞赴劉營，曉諭大義，責令出兵。會法人連破河陽、懷德等府，越事日急，滇、粵兩路之師均已前進，永福遂至太平一帶，與桂師聯絡。時忠襄已奏陳始末，准留唐桂省差遣，即監視永福軍事。

未踰年，法兵大起，滇、粵之師退保邊境，永福亦徑回保勝。其於保勝之挫法將，實恃地勢。又其時法將探路，隨兵無多，且不意有中途之劫也。

三省會師議起，越南西南諸省久為法人所據，移都東京，私與訂約，疆吏實未過問。倉卒興兵，至海疆數省震動潰喪，耗費帑金二千餘萬，卒并越南藩屬付之法人矣。

王鎮邦與法人戰於河口

河口失守一役，主動者為攻鎮南關之遊勇，助動者為安南境內外之革黨，而實發其動機於六七歲之一童。童夙為河口督辦王鎮邦所寵愛，後厭棄之。童大恚，時至各營，言王督辦富藏金，遂聞於蘭溪河南盤踞山中之秘密社會，發其素蓄之軍械，乘夜渡蘭溪河，潛伏鎮邦署之附近。署在山巔，前臨蘭溪河，後臨紅河，地少瘴癘，與兵營不相聯續。時安南總督偵知之，遣使告鎮邦，勸其繳械納降，王不允。送法人出，與之戰，山下排鎗紛集鎮邦之身矣。童首先登山，梟其首。遂進下蠻耗，規圖蒙自。後以軍械不足，始遭擊而退。

劉壯肅勝法人於基隆

光緒甲申，法人擾臺北，提督劉壯肅公以巡撫銜奉調督辦臺灣軍務。閏五月，抵基隆，法人來犯。毀礮臺，劉以我國無軍艦，海難制勝，欲誘敵陸戰，俟其登岸，迎擊之。六月，率曹志忠、章高元、蘇德勝、鄧長安四提督與法人戰於基隆。

是役也，死法軍官三人，法兵百餘，奪獲旗幟二面，槍數百桿，帳篷百餘架。又以滬尾離臺北三十里，離基隆八里，兵力單薄，恐後路稍疏，則基隆之兵不戰而潰，於是朝戰勝，夕即退軍入山後，使法人聚於基隆，則沿海邊境，不至處處窺伺，其形似弱而其策萬全。後法人三犯滬尾，皆受創而遁。滬尾守將孫開華亦善戰，劉既退回淡水，則策應滬尾益靈。然礮臺既毀，全恃兵卒血戰，故猶相持至八閱月，而孤島獨全。

是時馬江已挫，匯利、萬利、華安三船皆不克濟師，劉卒能盡力支持。二月，法人又增兵犯月眉山，拒戰五日，法兵皆服雨衣，更番迭進。我軍力薄，無可更換，各將士皆忍飢冒雨，月眉山卒得保全。

章高元勝法人於基隆

章高元為淮軍後起名將，髮捻諸戰，功績至偉。法、越之役起，光緒甲申正月，以淮、湘軍各千名渡海守臺灣，署臺灣澎湖掛印總兵。六月，法兵攻基隆，守將孫開華戰既不利，基隆遂陷。時章所部僅二千兵，分防各地，在麾下者五百耳！聞耗，誓於所部，率以進。將抵基隆，復戒其眾曰：「國土失陷，吾將兵者之恥也！與諸君約，今夜必復基隆！若及明而不復者，吾寧自刎，不與諸君相見矣。」

章為鎮將多年，不營私殖，所得財，悉以養死士，故深得士心。令既下，士卒咸鼓勇而進。將抵礮臺，使部將李世鴻、章保勝分兵由小徑抄其後，章則率兵士百人，提刀直擊法營，途遇邏者，縛之而前。此時法兵忽覺章來襲，鎗礮如雨，海中法艦復以大礮榴彈擊章軍，章之帽簷被礮彈擊去其半，左耳受礮震，終身失聰。然是時袒臂大呼而進，不用鎗礮，挺短刀，直斫法兵，法兵大敗，死者二千餘，折其兵官二人，餘眾覓水逃入艦，艦於夜中引去。

時他將聞章短兵進戰，咸震慄失色。遲明，率兵來援，則見基隆早易法幟樹章幟矣。

寧裕明王德榜勝法人

光緒甲申，法使福裕諾將回國，言於李文忠公鴻章，謂將派兵巡越南。文忠未上聞，奉旨申飭，而法人旋以巡邊為名，攻越南之諒山。粵督張樹聲、滇督劉長佑暨沿江沿海督撫聞警，各徵兵出廣西龍州之鎮南關為中路，桂撫徐延旭督師諒山。樹聲所遣提督黃桂蘭、董履高等多淮軍，延旭所用黨敏宣、陳朝剛、陳得貴等皆廣西人，延旭倚桂蘭，俾盡統諸軍，凡四二營，當前敵，駐北寧，自統二營為後路。桂蘭在北寧，日夜酣酒，奪民女，恣為荒淫，軍無紀律，越人痛恨之。

教民某賄敏宣，請給軍裝助戰。敏宣白桂蘭，從之。教民遂助法攻我軍，我軍潰。延旭逮聞，朝命潘鼎新代之，以布政使王德榜署提督，代桂蘭。且以敏宣退縮，得貴首先扶良礮臺，命悉斬之。敏宣，桂蘭之營務處也，猶領三千五百人屯諒山，合所節制者計之，尚二萬餘人，得貴亦領千人。德榜懼其叛，祕不發。令部將寧裕明往誘之。裕明挈幕僚一卒一騎而往，迎敏宣，聲言籌軍食，邀與同往大營。敏宣隨入關，遽就縛。搜其身，得已上藥之雙響手槍二，遂斬之，並斬得貴。得貴抗稱退礮臺實奉將令，裕明復詰其剋扣軍餉，始俯首就誅。桂蘭夜餽金死，朝剛亦當斬，亡命走。

是役也，善戰者首推裕明。裕明，衡陽人，初在劉武慎公部下。甲申春，淮軍敗，廣東陸路提督楊玉科領廣武三營屯觀音橋，調裕明領右營。閏五月丙午黎明，法軍自郎甲進攻觀音橋，橋南北皆山，北嶺尤峻，萬葉率四千人屯橋南，裕明從玉科，與提督王洪順屯橋北。薄暮，萬葉戰敗，退俯北嶺而陣。法軍從之入，裕明亟出萬葉後，登北嶺絕頂，發礮下擊，別伏兩哨於山之左右麓，橫截法軍。法軍悉力禦嶺上軍，不意山麓之驟出伏兵也，大驚，潰走，諸軍窮追之。至郎甲，殲數百人，於是法人始有求和之舉。

洪順者，亦淮軍良將。率所部屯山下平地，幾為法軍所乘。然不以萬葉之敗退而少卻也，萬葉部伍亦井井，卒能轉敗為勝。會奉電旨令退師，毋礙和議，我軍退入關，法人約退東京，乃止退北寧。裕明以法人詐和，宜乘機進兵說玉科，旋奉旨派員潛赴敵境偵探，遂以屬裕明。六月乙酉，裕明發觀音橋。七月癸卯朔，歸龍州。說鼎新宜進兵，於是遂決二次大舉之議。

八月庚寅，我師敗於郎甲。其地南距諒山五里，北距觀音橋八里，東船頭、西太原各百里。先是，越南教民犒軍，報法人且至，提督友方叔答曰：「我械未集，壘未固，未易速戰。」教民去。不二日，法兵大至矣，倚森林以自蔽，我軍不知也。黎明，忽聞礮聲，友叔以為兵勇打冷礮也，俄而開花彈落營中，餘人被炸死，始大驚。時築壘未畢，士卒方就食於空村，提督周某率二千五百人而疾奔，友叔亦率千人從之，法人乃圍玉科營數重。

初，裕明令軍中：「即不戰，亦戒備。」故獨整暇。至是，則憑牆發槍，法人死傷如積。牆猝倒，則令親軍三百人且戰且掘坑。及暮，法人數萬衝突數次，卒不得入。左右促裕明出，裕明回顧，則積尸縱橫，裹入法兵中，不見一援兵，望玉科中軍，圍尤厚，乃曰：「戰死槍，走亦死槍，寧戰死耳！」左右曰：「統領猶在。」裕明曰：「即出，亦必殺敵！」時已曠黑，裕明口銜匕首，右手縱火彈，左手持馬刀，馳而斫。左右二百餘人亦隨而馳斫，法兵皆披靡，竟入中軍。玉科從者數人，方據內濠力戰，裕明乃衛玉科出，士卒又死五百人，傷四百餘人。是役也，玉科懲敏宣前事，拒教民不見，而友叔不知教民為法謀，語以實，遂及於敗。我軍死千餘人，然法軍死者亦相當。

乙酉正月，諸軍以諒山失守，退屯關內。玉科駐文淵，猶在關外□五里也，距法軍所駐，僅五里耳。己酉黎明，法軍進犯，裕明以當前敵，陣中嶺，左嶺以徐占魁當之，右嶺以廖應昌當之，玉科督戰，駐大塘嶺。俄而礮傷占魁足，遽返，應昌懼而亦奔。裕明率師力戰，而法兵遽從右嶺入，玉科遣提督劉思河率中營親兵助裕明。思河手馬刀，裕明使棄之，思河乃蹲而發槍。方燃火，思河已為礮彈穿胸矣，玉科之頭太陽及腹亦中傷，死矣，裕明不知也。方遣紅旗索子藥於玉科，紅旗返，報玉科陣亡，裕明痛哭曰：「主帥死，我何生為？諸君不能戰者行，否則請隨我，為主帥復仇！」眾皆願從死。裕明乃率之衝法軍，擊殺一軍服有五金線者，蓋上級軍官也。俄有彈中裕明，洞右頰，裕明猶持刀，督軍士前進。從者曰：「大人戴花矣！」戴花者，軍人隱語，謂中彈也，掖以行。裕明怒，謂死亦當在關外。從者給以主帥未死，乃強輦入關。

二月戊寅，法人陷關前隘。隘北五里曰小南關，其地有三山，馮子材所統□營在焉。山上營三，山下營七。法人遽出奇兵，趣鎮南關東嶺以來襲，礮聲如雷霆。裕明方養創憑祥，聞之，裹創飛騎，自山北衝上，手馬刀亂斫，法人披靡，於是諸軍相繼登。

德榜屯油隘，遣都司陳得勝問道赴援，自張疑軍待之，並潛率精銳扼要地。別築土壙為障，三小時而事集。法軍望見我疑軍也，以為主將中堅所在，即發鎗礮力攻之，銳不可當。歷一小時許，見我不回擊，乃以騎偵之，知為空壘，遂分軍為二，鼓銳以進，兼取包抄搜索之方略。德榜躬率一隊至，直向法軍挑戰，法軍乘之，德榜乃退至障畔，戒所部曰：「法人勢雖銳，難持久，當以忍勝之。」遂令軍士伏障下，不輕發鎗礮。此時彈如雨，德榜草履布服，坐土墩，從容指揮。及見法軍氣將竭，乃發令曰：「可出戰！」遂風馳而前，以鋒刃目接。此時他隊伏軍備夾擊者，亦突至法軍陣後，法軍出不意。大敗奔北，死者數千人，遂獲全勝。是役也，法兵萬餘，而德榜所帥偏師不及三千，殺敵數千，我軍死傷不及百也。

或曰，鼎新總兵權，而遇敵即退，兩日夜馳數百里，遁回南寧，法人躡蹤而來，鎮南關遂失守。鼎新復詭詞入報，謂子材、德榜兩軍不聽調度，坐視不援，致有此敗。廷旨著將馮子材、王德榜軍前正法，幸督辦廣東防務彭剛直公玉麟、兩廣總督張文襄公之洞悉其冤，合詞電奏，謂鼎新調度乖方，且力揭其隱，由是廷旨褫鼎新職，子材、德榜釋不問。德榜軍方在關外，聞詔，益奮勇效命，截擊法兵，法軍卒潰，乘勢追逐數百里，殺戮敵軍官及獲馬匹糧食無算。

張春發勝法人

馮子材、蘇元春、王孝祺等與法人戰於鎮南關外也，其初固常敗，而後之反敗為勝，實出於張春發所率之三百人。春發者，孝祺裨將也。孝祺初與敵戰，屢失地喪師，節節退守，已奉褫職拿問之諭，尚未離營也。潘鼎新不知軍事，始令孝祺營於某所，既而更之，一日九易其地。孝祺不知所從，則窘甚。適子材奉命督師，率所部來會，孝祺迺距子材營若干里而駐焉。

大戰鎮南關之日，將戰，孝祺聞有槍礮聲，令春發率三百人巡哨。行經大森林，忽聞人馬鼓角聲甚盛，知他隊敵兵且大至，懼甚，迺令此三百人者匿於林中，以俟其過。時兩軍前敵已開戰，法軍預調別隊二千人及大宗子彈由間道前往濟師。見森林，懼有伏，不進。張匿林中久，既不聞聲，以為法軍過且盡，亟欲返命，率眾奔而出，猝遇法軍，驚且愕，當時進退皆不可，張顧謂三百人曰：「今日戰，死。不戰，亦死。然力戰，或可不死。且敵人欲進而反止，是中餒也，不如因其餒而乘之。」三百人哄應曰：「然。」則一鼓作氣，逕前搏戰，衝其中堅。

法軍之行也，氣張甚。及遇林而疑，既稍稍衰矣。又不備即有戰事，突見春發眾奮勇前，猝不知多寡，大駭，以為果遇伏中計。彼此距離近，礮彈無所施，氣愈竭。三百人者，東馳西擊，短刃相接，法軍陣動而潰，死傷過半，子彈盡為春發所有。乘勝前進，於是前敵戰正酣，我軍氣益發揚，拒戰益力。敵知別隊已失利，子彈告罄，接濟又絕，兵氣大渙，遂大敗，並搖動大本營，一日夜，退百數□里。於是我軍大勝於鎮南關，即日克復諒山。

馮子材勝法人

鎮南關之役，馮子材督兵力戰，遂獲大勝。先時，行軍屢失律，盡喪關外地，桂邊亟亟，時張文襄督兩粵，請於朝，命馮子材督師，率舊部援桂。文襄與子材結為兄弟，臨行，文襄設宴，以金樽三，踞而酌子材，且曰：「公飲此，以祝公勝利，努力殺敵！不然，無相見期。」子材飲盡，謝曰：「此行不勝，無面目見公！」遂行。

鎮南關在兩山之間，子材與某將各踞一山，中築長牆以為守，蓋猶舊法也。子材初練有藤牌隊數百人，皆百戰精卒，待之素厚。將戰，隊長請於子材曰：「法軍槍械殊利，若與之礮火相見，勢必不敵。盍先以藤牌隊衝其陣，而後以大軍繼之？果得近身搏戰，則吾事濟矣。」子材嘉之，且曰：「若毋怯乎？」對曰：「平時受公養之謂何？今事亟矣，吾儕有不循是而行者，當自刎以謝。」子材曰：「敬諾。」及法軍來攻，子材初令軍中伏毋動，藤牌隊均踰牆下，瞬息不見，已入法軍矣。踰時，見法軍陣微動，槍聲稍稀。相持一時許，無耗。子材恐藤牌隊有失，令軍士亦踰牆出戰，法軍以槍礮猛擊之，不能前，勢殊迫，將卻退。子材見之，急踰牆出，某將從，公子輩力阻，不聽，亦隨之出。子材布衣草履，持刀陣前，並手刃退卒數人。軍士見大將親臨督戰，爭先效死。會法軍中堅大動，甚囂塵上，馬倒人死者甚眾，知藤牌隊已得利，我軍益前，殊死戰。法軍彈罄，接濟不至，遂大敗，死傷數千人，乘勝復諒山。法人既受此創，自谷松而威坡，而長慶，而船頭，由北而南，日夜退走。我軍將士額手相慶，謂北圻、東京可冀恢復矣，而孝欽后忽詔令停戰。至四月，越南且為法有，而我失藩屬矣。

張佩綸與法人戰於馬江

先是，閏五月二□一日，法軍有兵船一艘進港。二□四日，其水師提督孤拔座艦又進口，泊羅星塔上流。自此以後，日有一二船至，至二□八日，共得八艘。而我船之在港內者，僅六艘：曰揚威，曰福星，曰藝新，曰琛航，曰福勝，曰建勝，駐船廠者惟陸軍四營而已。其後又得濟安、飛雲、伏波、振威、永保等五艘，增調閩安平海師船八艘，翦鎮炳南礮船□艘，添募陸軍數千。相持匝月，至七月初三日而難作矣。

是日晨，法船升火起碇，學生魏瀚倉卒馳告，而法人已牒告未刻開戰。佩綸大恐，遣瀚向孤拔乞緩。比登舟而礮已發，我船猶未起碇也。三船在羅星塔下流者，先被擊沈，振威管駕許壽山死之。其在羅星塔上流者，揚武先沈，管駕坐舢板而遁。伏波、藝新隨之，福星欲斫碇赴救，已不及。法軍礮彈如雨，福星管駕陳英屹立望臺，傳呼開礮，其僕請曰：「伏波、藝新已駛向上流矣，我船亦宜相機行事。」英瞋目曰：「爾欲我走耶？」叱之退。遂令於眾曰：「今日之事，有進無退！我船既銳進，當有繼者，安知不可轉敗為勝？」於是鼓輪掌舵，貫法陣而前，開邊礮左右擊。惜礮小，未能中法艦要害。我船雖被彈，而尚無大礙，復在下流裝足子彈，貫敵陣而回擊之如前。隨其後者，雖有福勝、建勝二船，顧小而行遲，僅遙為聲援而已。福星至此，遂成孤立之勢。孤拔見之，乃以三船合圍，管駕陳英中彈殞於望臺，三副王連開礮奮擊，亦被彈洞胸而死。船上尸骸枕藉，而猶力戰不退。迨火藥艙中彈，軍士始紛紛赴水，船額配九□五名，存者僅二□餘。是役也，誠可謂血戰矣。

福星既沈，建勝亦被轟沈，管駕林森中彈殞。福勝督帶呂翰亦及於難，蓋呂方在其船也。是時全隊盡歿，僅餘福勝一船，船尾已受彈火發，而尚燃礮猛擊。管礮翁守正發數鎗，殲二法人，彈貫其胸而踣。管駕葉琛方在望臺指揮，忽一彈飛至，貫其頰，仆矣，復躍而起，傳令裝礮，彈復集其脅而亡。於是全船所存，僅學生二，船亦沈半截。二學生見孤拔方植立督戰，乃從容裝藥，瞄準孤拔而擊之，殲其左右二人，孤拔亦受傷。計各船管駕力戰陣亡者，共四人。

或曰，有徐某者，上海人，年□歲，失怙恃，家貧，流為丐。丐中之強有力者多欺之，以故不慣與群丐伍。夜無所歸，恆號泣於天主堂前，法教士哀而收養之。徐固世為教徒也，命之讀，琅琅上口。性穎悟，不數年，通法文，教士愛之。返國，攜以去，使人中學校。及中、法戰時，教士攜之入軍，隨孤拔來寇，因利徐以謀我焉。

徐居軍幕，為虎作倀。孤拔率兵艦寇臺灣，知福州防禦嚴，不利深入也，徐曰：「福州艦小兵儒，長驅直入，不足敵也。」孤拔領之。笑問教士曰：「徐，華人也，保無意外乎？」教士曰：「徐家世奉教，依吾為生，庸何傷？」翌日，徐又謂孤拔曰：「臺民強暴，恐將不利於將軍。」孤拔然其言，將輕舵西駛，先鋒已報失利，急鼓輪向福州行，窺馬江。福州水雷艇數□方防堵海口，

孤拔以遠鏡窺我軍，乘未備，發礮先擊。我軍亂，不及整師，倉皇出，法軍礮彈紛至，已洞穿我鐵甲，漸下沉。徐又乘機語孤拔曰：「必盡殲之，毋貽他日憂。」又連發數礮，而我軍僅一艘矣。有一軍官躍出曰：「我軍還擊固死，不還擊亦死，何可束手待斃耶！」強令發一彈，中孤拔腰，立仆。法兵見主將被創，停戰，徐仍促之還射，我軍遂全沒。

孫開華勝法人於臺灣

孫開華，字廣堂，湖南人。咸、同間，從鮑超轉戰楚北、江南、江西，有功，累遷至總兵。光緒初，調臺灣。甲申，法人來犯，時督辦臺灣軍務者為劉銘傳，劉故淮軍宿將，多謀能斷，部下將士皆精銳善戰。劉知孫可大用，令守淡水礮臺。

劉嘗於酒半語客曰：「吾有四提督一總兵，謀勇兼備，何憂敵之不破，功之不成哉！」四提督，謂曹志忠、章高元、蘇德勝、鄧長安，一總兵謂孫也。既而孫以火藥不足，不用大礮，令軍士盡伏臺後。法兵官從鐵艦開放大礮二百餘門，臺上寂無聲息，相戒不稍動。法人以為我守兵已潰走，立放舢板，驅兵登岸。伏驟起，奮勇直進，肉薄移時，斬級數百，呼聲震天，法人驚出不意，入海死者不可悉數。擊沈舢板四，軍中莫不稱賀。孫曰：「敵雖經此鉅創，然心不甘服，必且復來。吾等防務不宜稍懈，如有解甲休息者，罪以軍法。」未幾，法人謀襲擊，孫率士卒，賈其餘勇，冒死抵禦，三戰三捷。法人懼其威，自是遁。

孫強毅而寬和，得士心，故能奉旗斬將，力遏凶鋒，相持數日，而淡水卒無恙。當時無水師以為援助，而礮臺軍械又遠不如敵，乃竟能轉敗為勝。劉奏陳戰績，擢福建陸路提督。光緒癸巳，以疾卒於淡水。舉殯之日，士民蒸香會送，至為泣下，亦有繪像以祀者。

張李成與法人戰於臺北

張李成，臺灣內山人，美風姿，操俳優業，媚目巧笑，傅脂粉登場，初不審其為勇士也。光緒乙酉，法人攻臺北，觀察李某以劉省三中丞命，練土兵拒敵。張忍舍所業應選，李呼張小字曰：「阿火，汝胡解兵事！」張慷慨言曰：「火生長是間，不欲變服飾為西人奴也。」

山中善火者可千人，招之立集，善獵能鎗，可應敵。李善之，易其名曰李成，謂李氏所成就者也。時擢勝軍二千眾，屯滬尾礮臺坡，李成則率新卒五百，分為兩隊，承其後。擢勝軍一與敵接，立敗，張以二百五〇人出，散髮赤身，嚼檳榔，紅沫出其吻。時潮上，法人爭以小船抵坡下，坡上草深沒人。此二百五〇人者見敵皆仰臥，翹其左足，張趾架鎗以待敵。敵近，二百五〇鎗齊發，法人死者百數，大駭而遁。山後復出二百五〇人，作圓陣包敵。時潮落舟膠，有巨賈購得法華戰事股票，從軍觀勝敗，時亦陷足泥中。船上張白鷹，請以金贖，張不可，作俳優聲曰：「吾不欲仇人金也！」殺而烹其尸。

李世鴻與法日戰

李世鴻，字海珊，合肥人。夙秉母虞夫人訓，明大義，死綏蓋平。時母猶在堂，前一夕，手書戒子，不以生還為念，僅屬善事祖母，求自立而已。咸豐己未從戎，時粵捻兩寇已熾。克復壽州、六安之役，與焉，積功至守備。同治甲戌，臺灣與日本人鬪，從福建提督前往鎮撫。由竹坑山進兵，收復大龜紋溪、內外獅頭等番社，擢都司，加游擊銜。內渡，駐軍江陰，督建礮臺。光緒癸未中、法之役，防堵臺南，援臺北。嘗夜半率兵，由菱山繞小路攻敵後營，踏破之，奪還礮壘，獲法軍旗器械。法人攻滬尾，守軍幾潰，復赴援，傷敵無算。和議成，擢游擊，守臺南，辦開山撫番事。丁亥，總兵章高元赴山東，初檄管帶廣武營。壬辰，移駐青島，督建礮臺，未就。甲午，日本在朝鮮與我開釁，章援旅順，世鴻幫統新募福字兩營。未出，旅順陷。時日本海軍方逡巡渤海，不易渡，乃率師冒險，由登州茅家口乘海舶，往大營口登陸。宋忠勤公慶徽守蓋平，爰相度形勢，以牽馬嶺為要隘，設戍甫定，日本將率軍來襲，戰屢勝，殲敵不可勝計。敵還攻析木城，宋仍徽守蓋平。一夕，敵麤至，楊壽山守東北隅，李仁黨守東南隅，世鴻守西南隅。西南當敵之中堅，兩軍交綏，敵忽向偏東抄擊，而東南敵亦猝集。時我軍不及八營，敵馬步兵數萬，彈丸如霰，東南隅陷，仁黨死之。東北隅繼陷，壽山死之，西北隅遂孤立，矢盡援絕，猶押鞞刀搏戰，刺數人，衝入敵陣，世鴻死之。時光緒甲午二月五日也。同時陣亡將校凡二〇餘人。

唐景崧遣將與日人戰

光緒甲午，朝廷以臺灣割讓日本，臺人不懌，自立民主國，舉護撫唐景崧為總統，以邱逢甲副之。而日本所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知臺人之反抗也，率師來攻。先攻基隆，景崧命吳國華守三貂嶺，復命管官包幹臣馳往助之。偶與日軍偵探隊遇於途，奮勇擊之，斃日兵官某，日軍大潰。幹臣適馳至，遽奪日兵官首級歸，冒為己功，報大捷，吏民皆賀。國華方追逐日軍，忽聞幹臣奪己功，大憤，遽舍日軍回兵追幹臣。日軍瞰之，亟返旆，遂奪三貂嶺。時基隆危急，分統李文忠等會師援之，日軍已密布，文忠等屢戰皆敗北。景崧復命黃義德屯八堵為後援，逢甲乃請於景崧遣他人代之，景崧弗許。義德至八堵，聞日軍勢盛，膽喪，遽舍八堵，馳歸，詭言獅球嶺已為日據，八堵逼近敵營，不能駐軍。日人懸金六〇萬購景崧頭，故亟馳歸以防內亂。逢甲知其詐，面斥之，景崧莫敢詰。其實獅球嶺尚未失，自義德馳歸，其地空無一兵。翌晨，日軍遂不折一矢而得之矣。

是夕，義德所部軍索餉，大譁，逢甲請斬義德以謝臺民，並嚴懲一二亂兵為首者，景崧不從。逢甲歎曰：「禍患之來，迫於眉睫，尚不能整飭軍紀，徒畏葸遊移，坐令譁變，天下事尚可為乎！」次日，城中聞日軍將至，相驚擾，軍士蠢蠢有變志，景崧束手無策。薄暮，潰兵爭入城，沿戶淫掠，客勇、土勇互相鬪，積尸遍地。中軍護勇為內應，總統府火發，光燄燭天，景崧大駭，亟微服，挈一子而逃，妾易男服隨之，雜難民中出城，疾附英輪至廈門，置臺事於不顧矣。逢甲聞之，哭曰：「吾臺其去矣！誤我臺民一至此極，景崧之肉其足食乎！」時游兵淫掠無厭，居民遷避一空。逢甲急舉義兵，然府庫軍械盡入游兵手，義兵勢不支，大敗，逢甲孤身遁鄉間。游兵大掠三日，日軍尚未至。德商畢狄蘭以書告日軍，乃從容以兵來收城。逢甲收拾散亡，義師復集。聞日軍至，伏於途而擊之，顧日軍勢張甚，逢甲又大敗，全軍盡喪，逢甲僅以身遁，復匿於鄉，臺北遂為日有。是時劉永福尚堅守臺南，日軍攻之，數月不能下。逢甲思往依之，道中梗，不能行。而臺北已陷之城邑，聞臺南義聲，咸躍躍思奮，逢甲復與之約，定期起兵，圖恢復。為日軍所偵知，防備周密。日軍復以臺灣自主事為逢甲所首倡，嫉之甚，嚴索之。逢甲竄身深箐窮谷間，幸脫於禍，而恢復之志不稍替。未幾，永福力不支，臺南亦失守。逢甲知大勢已去，乃亦痛哭而行，臺灣遂亡。

孫子堂與日人戰於臺灣

孫子堂為廣堂總兵開華之子，好讀書，不求聞達。時究心戚繼光兵略，廣堂詔之曰：「吾自從軍以來，大小百數戰，其中布置得諸兵法者四之四，參以己意者六之六。蓋泥古而不知變通，未有不致敗者。爾能研究古兵略以求其變，按之時勢以為其通，用兵之道，不外是已。」子堂謹受教。

光緒甲午，中、日釁起，海陸軍屢戰屢北，乃割遼東半島、臺灣、澎湖以和。臺人不肯讓，知子堂為名將之後，深諳兵法，遂推為義師首領。子堂奮袂起曰：「國家土地，不可以尺寸與人！臺灣北通吳會，南接粵嶠，乃東南之保障。又沉物產豐腴，魚鹽充足，正多天然之利。而朝廷視若弁髦，委諸敵人之手，是誠何心！某雖無能，然不忍睹此大好海疆淪於異域，重辱我先考也！」即日募壯士，墨經視師。購器械，立旗幟，不數日而戰守之具悉備。當操練時，以黑布抹額，足著草屨，往來指揮，驍勇異常，咸謂孫開華乃有此兒也。

已而日兵抵臺，示威於眾，揚言有反抗者，立予屠戮。其家人聞而懼之，謂之曰：「將軍死未幾，後事方殷，公子宜自重。且朝廷既允割棄，力復不敵，幸毋以千金之軀，輕於一擲也！」子堂曰：「不然。今日之事，先考之靈，實式憑之。即不成，亦可告無罪，正不得以其必敗而遂懷退志。人孰無死？死貴得當耳！」乃與諸壯士枕戈待旦，誓以死拒。未幾，日兵來犯，奮勇擊卻之。翌日，日兵來者愈眾，自辰至午，肉薄相當，傷夷略等。顧敵源源繼進，而子堂則無後援。移時，壯士死者幾盡，子堂亦身受數創，大呼曰：「吾可以見先考於地下矣！」復策馬陷陣，力竭死之。

聶士成勝日人於連山關

杜振卿以佐貳需次北洋，光緒甲午之役，奉檄解軍需，赴宋慶營，宋留振卿辦糧臺，節節退守，直至遼陽。同事故有□數人，至遼陽，僅四人矣。聞日軍且至，大震。某日晚餐，有一人與三人約曰：「若輩皆懼死逃矣，吾儕無論如何，當誓死弗去。」眾唯唯。翌晨視之，則此三人皆逃，昨發言者亦在其中也。振卿固有膽，且主管軍需，思職守所在，逃且獲嚴譴，遂決留。時城外駐有轟士成軍，朝鮮平壤之戰，轟初棘葉志超，蓋朝陽先有匪亂，轟、葉共往平之，轟功至高，為葉所冒，葉遂居轟上。及敗於牙山，葉獲罪，轟乃以偏師千人扼摩天嶺，日軍屢犯之，皆擊退，奉天得無恙。至是，與日軍激戰，遼陽牧許某亦登陴死守，城中流彈如雨，恆臥地避之。日兵忽停戰三日，轟疑之，蓋遼陽城外有山曰連山關，慮其登山俯擊也。募樵夫探之，得報，日軍果至山頂，山上下節節為營，其不施攻擊者，礮未至也。

是夕適大雪，轟下令，募死士，得三百人。人給五□金，羊皮衣褲各一，令反著，遠望之，與雪同色，不知其為兵也。又令樵夫為導，至山腰，分三百人為二組，一向上，一向下。各放鎗數排，聞敵鎗聲起，即潛伏山谷中，天明，再突出激戰。令下，眾奮勇前進。我軍潛登之處，為日軍斥堠所不及。至山腰，如令行之。時大雪蔽天而下，瞭望俱窮。日軍在山巔者，疑山腰以下為我所得；在山腰以下者，又疑山腰以上為我所據。大雪不敢出戰，各用鎗礮轟擊，實則自相殘殺而已。天明，我軍突出，轟自帥大軍從山下掩至，遂獲全勝，收復連山關。及和議成，轟奉命練一軍，參用德國兵制，召募精壯，日訓練之，躬與士卒同飲食臥起。知東三省將有戰禍，率兵躬履其地，詳繪地形，至晰至備。

孫鈺勝日人於關外

壽州孫鈺以拳勇名。其村前有石龜，重八百斤，能抱之行百步，人號曰「孫八百」。吳大澂家居吳，以重金聘之，任扞禦。光緒甲午之戰，吳在湘撫任，帥師出關，鈺願挈其徒百人從，許之。

吳師甫出關，未戰而潰，鈺獨率其徒求主將，不期反與日軍遇。時日軍來者近千人，鈺度勢不敵，退入林中，與其徒舍騎登木，擇樹枝之陰翳者踞之。日軍以大隊圍林，而分騎搜索，輒自上槍斃之。日軍發槍，皆格於林，不能損也。久之，日軍亦不動，鈺與其徒謀曰：「日軍不來，知林戰不利也。不去，豈必待其運礮至耶？礮至，吾儕死矣。」

鈺徐按轡至林側，猝一躍而入，日兵不及備，倉猝短兵接。日兵用槍上刺刀，鈺軍則以腰刀奮斫，日軍不能當，皆紛紛退。鈺度相去稍遠，必為火器所困，乃與其徒力撓之，彼此錯雜，紛紜拏鬪，日鎗不得發。其大佐某以柔術鳴，自躍馬當鈺，鈺揮刀一擊，人馬皆中裂。日暮，手斫殺且百人。會章高元軍至，遂得脫。鈺失其徒□二人，而殺日人數百，日軍為之奪氣。然以吳敗故，竟不敘功，惟以白衣歸耳。

馬玉崑勝日人於大同江上

光緒甲午中、日之戰，馬玉崑奉檄禦日本軍於大同江上。初以輕騎來，嘗一戰敗之。繼而大隊畢集，數逾二萬，馬所部可八千，先使一游擊以千人迎戰，戒曰：「寧死毋歸！」戰一時許，使來告急，馬問使者曰：「死若干？」曰：「死者可二百。」馬佛然曰：「死及五百告我，我當來助。」遊擊遵令，乃掘長濠，伏師之半於中為左，以其半伏林中為右。戰五時，日本礮隊至，悉力攻林。礮丸著木，聲若裂石，林木盡折。馬度其少疲，亟揮全軍乘之，日人大敗。馬方逐北，而衛汝貴已逃，歸路為日所斷，馬親突陣，中貫之，竟冒圍以走。

是役也，殺日人數千，我師亦喪數千人。自是，屢轉戰於奉天、牛莊間，互有勝敗。轟士成亦敢戰，而宋慶以統帥臨二人上，既不能戰，又時掣二人肘。馬歎曰：「使我與功亭【士成字。】並主戰事，不使祝三【宋慶字。】扼我，日人不足敗也。」然當道竟不之察。和議成，馬仰天大哭，不食者數日，全軍皆感動。

庚子之役，馬帥師禦敵於京津之間，前後□餘戰，多所斬獲。以大事不支，乃扈兩宮西狩。列國皆憚馬，不敢迫。獨俄人怙其慍悍，尾而窮躡。馬以三千人發覆，大敗之。

章高元與日人大戰於蓋平

光緒甲午，章高元統廣武、嵩武及新募之福字軍共八營，奉李鴻章檄援旅順，未發而旅順陷，遂奉旨會同宋慶赴前敵，守牽馬嶺。屢與日兵戰，殺敵甚多，迭獲勝，敵不敢犯，引去。宋慶嫉章聲威功績將出己上，則其屢次退師失地之罪，必相形而不可掩。會召章議事，章請合兵決一死戰，以推強敵，宋不從，且以危禍怵之。章大呼曰：「我章迂子豈畏死者乎？曷為不可戰！」蓋章臨陣，率騎馬前行，以率士卒，視彈子如無物，人皆以迂子目之也。於是宋益嫉之，乃檄其棄牽馬嶺以守蓋平。蓋平無險阻可扼，絕地也。章知宋陷己，迫於上將命，不得不行。

章抵蓋平，敵兵大股數萬，四面來攻。乃戒所部無妄動，俟敵近，乃發槍，殲其將三人，敵軍死傷甚眾。知敵將大至，請援於宋，宋不許。□二月□三日，敵大舉環圍，榴彈如霰。復馳使求救，時宋駐析木城，竟不赴援。章搏戰一日夜，子彈告竭，則以鋒刃突擊，日軍死傷山積，終以眾寡懸絕，部將楊壽山、李仁黨、李世鴻、賈君廉、張世寶等皆陣亡。章見彈盡援絕，乃率殘兵衝出重圍，退往營口。是役也，為中、日戰事中第一惡戰，日本軍人嘗稱之。

丁汝昌與日人戰於旅順

光緒甲午五月，中、日初開戰時，日本艦隊在朝鮮仁川港，丁汝昌電達總理衙門，請封其港。集議二日，始覆電，令相機行事。丁率軍至仁川，而日本艦隊已出口，此我之失機也。其後八月，北洋海軍雖被囚於威海港，然陸路礮臺未失，且離榮成三□里，有一小山，為軍港後路要地，山東巡撫李秉衡乃派一典史率兵二□人守之。是以日軍至此，坦然進兵，絕無艱阻，掠奪礮臺，以我之礮，攻我之船，遂至全軍覆沒。

先是，六月杪，北洋海軍濟遠等艦護高陞運兵船赴朝鮮之牙山，遇日本兵艦於豐島西北，開戰，廣乙受重傷，自焚，擱海岸淺灘，濟遠遁歸威海。時丁率全軍在威海衛，堵塞口門，為自守計。廷旨屢令巡弋洋面，丁則以出巡未遇敵艦為答，而日艦亦時來窺威海。

八月□三日，丁率全軍抵旅順，朝命以銘軍□二營濟師平壤，自鴨綠江登岸，以商輪五艘為運船，海軍全隊□二艘翼之。□七日，抵大東溝，陸軍既登岸。□七日，海軍將返旅順，已刻，與日本海軍全隊遇。

戰艦□艘，分五隊：鎮遠、定遠兩鐵甲艦為第一隊；致遠、靖遠為第二隊；經遠、來遠為第三隊；濟遠、廣甲為第四隊；超勇、揚威為第五隊，丁居定遠督戰。平遠、廣丙始於開戰後來會。日本兵艦□二艘，海軍中將伊東祐亨為司令官。丁遙望日艦將至，突開巨礮攻之。致遠管帶鄧世昌，粵人也，素忠勇，乃進言曰：「今吾艦距離日艦，以某測之，猶有九里之遙，礮力實不能及，徒費藥彈，無益也。不如俟其既近，而後擊之，庶於事有濟。」丁不從。然日艦固未發礮，而其遊擊艦忽從左側抄襲於後，與本隊前後夾攻。未幾，揚威、超勇先中彈，火起，超勇沈，黑煙蔽天。我軍節節分離，彼此不相應，陣漸亂。致遠彈盡，鄧勢不支，以為日艦惟吉野速率最大，苟沈之，足以奪敵氣，遂開足汽機，向吉野衝突。吉野駛避，而致遠反中其魚雷，遂炸沈，世昌死之。濟遠遁，撞傷揚威舵葉，沈之。廣甲亦逃，擱淺沈沒。靖遠、經遠、來遠不能支，亦馳出陣，日艦來追，經遠亦沈。時敵礮萃於鎮、定兩艦，定遠受重傷。日暮，日艦懼吾魚雷襲擊，解而南去，我軍亦歸旅順。二□四日，以臨陣先逃，斬濟遠管帶方伯謙。

是役也，我軍失艦五，存者惟鎮遠、定遠、來遠、靖遠、濟遠、平遠、廣甲七艘，然受創甚，不能軍。

何占標勦隴回

何占標，甘肅平番縣人。家貧尚武，以保鏢為生。同治朝，隴回亂起，何與董福祥、張俊共起兵，築堡衛鄉里。旋為左文襄裨將，從之出關，定新疆，積功至總兵，署河州鎮。光緒甲午，隴回再亂。乙未正月，何與固原提督鄧增相約赴西寧城外猴子火耀兵，何率數營先至其地，不虞回眾潛伏突起，圍之，數殆□倍，何苦戰竟日，不得出。迨暮，罷戰，斂兵自守。何神志暇豫，密令軍中曰：「具餐！」餐已，乘夜突圍，潛師襲回，回眾崩沮。天甫明，鄧軍亦至，內外合擊，大破回而歸。

聶士成馬玉崑與洋人戰於畿輔

光緒庚子五月□五日，日本書記生杉山彬道出京師永定門，董福祥遣兵殺之於道，裂其尸。□七日，義和拳匪火右安門內教民居，無老幼婦女皆殺之。數□百人為群，一僧為之長。□八日，縱火焚教堂，雖有旨令勦，而勢愈熾。

二□日，焚正陽門民居四千餘家，延及城闕，三日不滅，乃召大學士、六部九卿入議。吏部侍郎許景澄言：「使館苟有不測，未知宗社生靈置於何地？」太常寺卿袁昶言：「衅不可開。」慷慨歎歎，聲震殿瓦，孝欽后目攝之。太常寺少卿張亨嘉言：「拳不可恃。」倉場侍郎長萃在亨嘉後大聲曰：「此義民也！」載漪、載濂等和之，並謂人心不可失。德宗曰：「人心何足恃？徒益亂耳！朝鮮之役創鉅痛深，諸國之強，□倍於日本，協以謀我，何以禦之？」載漪言：「董福祥善戰，勦回有功。以禦洋人，當無敵。」孝欽曰：「福祥驕，難用。洋人器利而兵精，非回比。」翰林院侍講學士朱祖謀亦言福祥無賴。載漪語不遜，孝欽嘿然，廷臣皆出。而載漪、剛毅遂合疏，言義民可恃，其術甚神，可以報仇雪恥。是日，遣那桐、許景澄往楊村，說洋兵，令無人，遇拳，劫之歸，景澄幾死。洋兵援使館者，亦以人少，不得達，至落堡而還。

二□一日，又召見大學士、六部九卿。孝欽曰：「皇帝意在和，不欲用兵。有言和便者，今日廷論，可盡之。」德宗曰：「非不可戰，顧我國積弱，用亂民以求一逞，寧有幸乎？」載漪曰：「義民起田間，出萬死以赴國難，今欲誅之，人心一解，誰與圖存？」德宗曰：「亂民皆烏合，洋兵利，能以骨肉相搏乎？奈何以民命為兒戲？」孝欽度載漪窮窮，而戶部尚書立山以心計，侍中用事，得孝欽歡，乃問山。山曰：「拳民雖無他，然術多不效。」載漪色變曰：「用其心耳，何論術乎！立山敢廷爭，是且與洋人通。試遣山退兵，洋人必聽。」山曰：「首言戰者，載漪也，漪當行！臣主和，又夙不習夷，不足任。」載漪詆立山為漢奸抗辨，孝欽解之。罷朝，遂遣兵部尚書徐用儀、內閣學士聯元及立山至使館，曰：「無召兵，兵來，則失好矣。」

二□二日，又召見大學士、六部九卿。載漪請攻使館，孝欽許之。聯元亟言不可，謂「使館不保，洋兵他日入城，雞犬盡矣」。載瀾曰：「聯元貳於夷，當殺！」孝欽大怒，命立斬之，以左右營救而止。協辦大學士王文韶言：「我國財賦兵單，一旦開衅，何以善後？」孝欽大怒而起，以手擊案，厲聲曰：「若所言，吾皆習聞之。若且往令洋兵毋入城，否者且斬若！」文韶不敢辨。德宗持景澄手而泣曰：「朕一人死不足惜，如生靈何？」孝欽陽解之，不憚而罷。而載漪、載勳、載濂、載瀾、剛毅、徐桐、崇綺、啟秀、趙舒翹、徐承煜、王培佑力贊之，遂下詔，褒拳匪為義民，予內帑銀□萬兩。

載漪即邸為壇，晨夕必拜。於是城中日焚劫，凡拳所不快者，即誣為教民，殺之，死者□數萬。而孝欽方日召見其黨所謂大師兄者，慰勞有加。士大夫諂諛干進者，又以拳為奇貨。如候補知府曾廉，翰林院編修王龍文、彭清藜、吳國鏞、蕭榮爵，御史徐道焜、陳嘉言、劉嘉模，刑部郎中左紹佐，戶部主事劉秉鑑等，皆上書附和。時王公邸第，百司解署，拳皆設壇，謂之保護。而兩廣總督李鴻章、兩江總督劉坤一、湖廣總督張之洞、四川總督奎俊、閩浙總督許應騫、福州將軍善聯、巡視長江李秉衡、江蘇巡撫鹿傳霖、安徽巡撫王之春、湖北巡撫于蔭霖、湖南巡撫俞廉三、廣東巡撫德壽，合奏言：「亂民不可用，邪術不可信，兵端不可開。」山東巡撫袁世凱亦極言：「朝廷縱亂民，至舉國以聽之，譬若奉驕子，禍不忍言。」皆不聽。遂派載勳、剛毅為總統。然拳匪專殺自如，勳、毅不敢問也。

二□三日，諭各國使臣入總理衙門議事。德使克林格輦而先，載漪伺於道，令所部虎神營殺之，後者皆反。徐桐、崇綺聞之，皆大喜，謂我國自此強矣。

二□四日，詔遣董福祥及武衛中軍圍攻交民巷，欲盡殺各使，礮聲日夜不絕。拳助之，巫步披髮，升屋而號者數萬人。洋兵僅四百，攻之逾月，董軍、武衛軍死者無慮三千人，拳亦略有傷亡，遂不敢復進趨戰。而剛毅、趙舒翹方坐城樓，張羽旗，毅曰：「使館破，洋人無種矣！自是當太平。」舒翹起為壽曰：自康有為倡亂悖逆，喜事之徒雲合而響應。公幸起而芟夷之，略已盡矣。上病且死，又失天下心，不足以承宗廟，幸繼統有人，定策之功，公第一。今義民四起，上下同仇，非太后聖明，公以身報國，盡除秕政，與海內更新，亦難以致今日之效也。」毅大喜，自行酒，屬舒翹曰：「公知我。」啟秀奏言：「各使不除，必為後患。五台僧普濟有神兵□萬，請召之會攻。」曾廉、王龍文請引玉泉水灌之。彭述謂礮不燃，其效固驗。御史蔣式棻亦請斬李鴻章、張之洞、劉坤一。朱祖謀請毋攻使館，不報。時拳既不得志於使館，乃往攻西什庫教堂。毅帕首韞刀，自督戰，拳死者數百人，毅逃而免。其後崇綺又三往攻之，迄不能入。而載漪為拳論功，除武功爵者數□人，車騎服色，擬於乘輿，至自稱九千歲，出入大清門，呵斥公卿，無敢較者。

二□五日，下詔宣戰。以法領事杜士立索大沽礮臺為辭，其實礮臺先於二□一日失守矣。時有詔徵兵，海內騷然，羽書相望。乃以載漪、徐桐、崇綺、奕劻主兵事。奕劻枝梧其間，不敢發一語。桐以暮年用事，尤驕橫。

六月初四日，遣倉場侍郎劉恩溥至天津招拳，裕祿亦盛言拳敢戰，連敗夷。初，洋兵攻西沽，聶士成棄不守，其鄉人移書責之。士成笑曰：「豈怯我耶？」遂連戰八里台，陷陣而死，馬玉崑代之。

□八日，馬玉崑敗於紫竹林，天津陷。裕祿走北倉，從者皆失。久之，乃上聞，京師大震。彭述曰：「此漢奸張洋勢以相恫喝也。姜桂題殺洋兵萬，勢日蹙，行求和矣。」不知桂題在山東，未至天津也。

二□二日，有旨保護教士及各國商民。殺杉山彬、克林格者議罪，大學士榮祿意也。載漪大怒，不視事，孝欽強起之。

二□九日，李秉衡至自江南，主戰，言義民可用，當以兵法部勒之。孝欽詰以李鴻章等聯奏，秉衡言：「此張之洞私人臣名耳，臣不知。」孝欽聞天津敗，方旁皇，得秉衡言，乃決，遂命總統張春發、陳澤霖、萬本華、夏辛酉四軍。

七月□一日，北倉失，裕祿自戕死。洋兵方得天津，畫地而守，兵久不出。一夕大至，攻北倉，玉崑力戰三晝夜，大敗。事聞，孝欽泣，問計於左右，無敢言者。

□三日，以鴻章為全權大臣。時停攻使館，使總理章京瑞齋西瓜問遺之，而以桂春、陳夔龍送各使至天津。各使不欲行，覆書甚慢。彭述請俟其出，張旗幟為疑兵，數百里皆滿，可以怵之。是日，李秉衡出視師，以拳三千人從。秉衡親拜其長，人各持引魂幡、混天旗、雷火扇、陰陽瓶、九連環、如意鉤、火牌、飛劍，謂之八寶。

□五日，張春發、萬本華敗於河西務。陳澤霖軍亦潰，秉衡走通州。

□七日，通州失，秉衡死之。

□八日，御醫姚寶生下獄，蓋載漪將行大事，寶生洩之，欲殺以滅口也。城破，與龔照璵、徐致靖、何隆簡、黃思永、席慶雲皆逸出。孝欽聞秉衡軍敗而哭，顧廷臣曰：「余母子無賴，寧不能相救耶？」廷臣皆莫對。議遣王文韶、趙舒翹至使館，文韶以老辭。舒翹曰：「臣資望淺，不如文韶。且拙於口，亦不能引故事而爭也。」榮祿曰：「不如胎事以觀其意。」遂遣總理章京舒文持書往。書達，約明日遣大臣往，以食時相見。及期，皆不敢出。時復攻使館，舒文至，董福祥欲殺之，稱有詔，乃免。

□九日，洋兵自通州踰時而至，福祥戰於廣渠門，大敗。

二□日黎明，洋兵自廣渠、朝陽、東便三門入，禁軍皆潰。董福祥走出彰儀門，縱兵大掠而西，輜重相屬於道。彭述猶徧諭五城，謂我軍大捷，洋兵已退天津矣。

二□一日，天未明，孝欽率德宗徒步而出，至西華門外，乘羸車，從者為載漪、溥儀、載勳、載瀾、剛毅。宮人皆委之而去，或走出安定門，道遇潰兵，被劫，多散。是日，駕出西直門，馬玉崑以兵從。暮，至貫市，德宗及孝欽后不食已一日矣，民或獻麥豆至，以手掇食之，須臾而盡。時天寒，求臥具不可得，以村婦布被進，濯猶未乾也。甘肅布政使岑春暄自昌平來，孝欽對之泣，春暄故以勤王兵往察哈爾防俄，未至而京城破。貫市李氏者，富商也，從取千金，因易羸輜以抵西安。

孝欽后命德宗與八國聯軍宣戰

光緒庚子，拳匪肇禍，孝欽后袒之，發兵攻京城使館。五月二□五日，下詔宣戰，雖為德宗諭旨，孝欽實主其謀。詔曰：「我

朝二百數年，深仁厚澤，凡遠人來中國者，列祖列宗，罔不待以懷柔。迨道光、咸豐年間，俯准彼等互市，並乞在我國傳教，朝廷以其勸人為善，勉允所請。初亦就我範圍。詎三百年來，恃我國仁厚，一意俯循，乃益肆梟張，欺凌我國家，侵犯我土地，蹂躪我人民，勒索我財物，朝廷稍加遷就，彼等負其凶橫，日甚一日，無所不至。小則欺壓平民，大則侮慢神聖。我國赤子仇怨鬱結，人人欲得而甘心。此義勇焚燒教堂、屠殺教民所由來也。朝廷仍不開釁如前保護者，恐傷我人民耳。故再降旨申禁，保衛使館，加卹教民，故前日有「拳民教民皆我赤子」之論，原為民教解釋宿嫌，朝廷柔服遠人，至矣盡矣。乃彼等不知感激，反肆要挾。昨日，復公然有杜士立照會，令我退出大沽口砲臺，歸彼看管，否則以力襲取。危詞恫喝，意在肆其猖獗，震動畿輔。平日交鄰之道，我未嘗失禮於彼，彼自稱教化之國，乃無禮橫行，專恃兵堅器利，自取決裂如此乎！朕臨御將三十年，待百姓如子孫，百姓亦戴朕如帝天。況慈聖中興宇宙，恩德所被，泱泱淪肌。祖宗憑依，神祇感格，人人忠憤，曠代所無。朕今涕淚以告先廟，慷慨以誓師徒，與其苟且圖存，貽羞萬古，孰若大張撻伐，一決雌雄！連日召見大小臣工，詢謀僉同，近畿及山東等省義兵，同日不期而集者，不下數萬萬人。至於五尺童子，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。彼尚詐謀，我恃天理；彼憑悍力，我恃人心。無論我國忠信甲冑，禮義干櫓，人人敢死，即土地廣有二三百餘省，人民多至四百餘兆，何難翦彼兇鋒，張國之威？其有同仇敵愾，陷陣衝鋒，抑或仗義捐資，助益饒項，朝廷不惜破格懋賞，獎勵忠助。苟其自外生成，臨陣退縮，甘心從逆，竟作漢奸，即刻嚴誅，決無寬貸。爾普天臣庶，其各懷忠義之心，共洩神人之憤，朕有厚望焉！」聞此詔實為軍機章京連文沖所擬也。

翠雲娘與八國聯軍戰

翠雲娘，山左產，年七八，貌殊可人。雙趺纖小，而騰躍上下可丈許。幼業賣解，隨父流轉江湖，行蹤遍南北。意氣驕甚，謂所見男子無當意者，自矢終身不字人。曾至上海奏技，其父為人誣陷，被拘入租界捕房。女隨往，有所剖白，而捕房例，嚴禁華有所陳，遂被囚，不勝其苦。罰鍰，乃得釋，女憤然曰：「吾國官吏往往不免冤誣人，吾每謂之暴，然尚容人辨訴也。不意西人乃如此！」自此，遂有仇外意。

光緒庚子，義和團起。女喜，請於父，往投之，蓋即團中所謂紅燈照者。女得隸某大師兄麾下，甚見信任，錫以翠雲娘名號，書之旗幟而賜之。所至，恆揭以行。自是妝束頓易，周身綾綿，衣履一碧，而貌益豔麗。女日見團中無紀律，行事類盜賊，頗憂之，然獨力亦莫能挽。尋八國聯軍長驅入京師，團眾逃無蹤，女憤甚，激勵其部下，人咸願效死，遂與聯軍巷戰竟日，洋兵死傷者多，女部兵亦傷亡略盡，乃聳身登屋逸去。其後團中領佐大半為洋人嚮導，或為僕役，且藉洋兵之勢，劫奪搶殺，無惡不為。女慨然曰：「吾誤與若輩共事，事胡能成？然此恥不可不一洩也！」乃約會飲於某處，眾素傾慕女，是日到者眾。女宣言曰：「吾向謂若輩人也，不意乃狗彘之不若！」割然出長劍，駢戮之，遂去，不知所終。

某巡士談庚子拳匪戰事

揚州巡士潘姓者，天津人也。嘗在武備軍統領張某麾下，為人言光緒庚子戰事曰：「吾家實以技擊為業者也，兄弟輩日走四方，為擲塗踰躍之戲。既從軍，每歲大操，吾輩輒荷戈而往，坐作進退攻守擊刺，咸嫻熟可觀，統領輒給錢千百文，而吾輩得數日醉飽。庚子之役，戰釁已開，吾輩猶以為大師兄法力通神，區區外人，固無足當一擊。已而令下，檄吾儕入伍，使當時明言與洋人戰者，則吾儕亦將為豫防趨避之謀，而統領但云大師兄閱操而已。比往，則令舍刃而執毛瑟槍。吾之槍法，嘗肄習於白河之渚，以擊鳧鶩，無不中者，是固未足以相難也。於是荷槍從統領令旗所指，陣於海濱。一軍三千人，背邱而面水。統領令曰：『今日大師兄命我師為先鋒，與洋人戰，毋退卻！毋畏避！』吾儕大驚，汗流浹背。然求洋人，洋人固不知何往，惟巨艦數艘，巍峨若城，泊處距岸可半里，上有十字之旗，與煙筒中縷縷之煙，飄搖空際而不見有人也。統領又令曰：『此兵艦即敵人也，速擊之！』時吾儕已審知無他，膽稍壯，於是火槍大礮，併力轟擊。砰旬良久，敵艦仍不見人，亦不還擊。吾儕方痴望，而背後鎗聲忽起，勢若風雨。方迴顧，則敵軍已布滿邱上矣。倉猝轉身，陣中死傷無數。欲奔逃，則敵人三面蹙我，不得已，牛鎗力戰。此時神智已亂，鎗惟妄擊，無準的。已而邱上敵兵槍聲稍輟，分左右排開，吾儕急於脫命，即乘間冒死，直突而前，登邱甫半，忽紅光一閃，兵艦之大礮發矣。我兄與我同伍，立為礮碎。礮再發三發，吾左右死傷盡矣。吾獨存，駭甚，乃閉目不敢視，而舉鎗亂擊。忽為積屍所絆，仆地。久之，無聲，張目起視，則海中之艦已去，而陸上之兵亦無，乃急逃出。聞人言洋兵入天津矣。吾一家皆死，孑然一身。事後乃知吾軍未至之先，敵人已從高粱叢中登岸，人馬皆自田中徐行，而吾人不覺也。統領有良馬，發令畢，即乘之去，故不死。」

奉黑將軍征多艾女寇

齊齊哈爾之南有一部落曰多艾者，道與吉林通。當光緒甲辰日、俄戰爭時，此部落之附近有女寇三：一花胡蝶，年二八；一花春鶯，年二一；一一丈青，年九。皆艷麗無匹。夙隸於高天高海天河馬賊之部下，率二千餘人出沒於滿、蒙間，所向皆銳不可當。屢渡嫩河以襲擊齊齊哈爾，黑龍江將軍聞而怒，命統領紀某星夜馳討，接戰數次而敗。女軍有新式兵器，蓋日、俄戰時，曾以輕騎襲俄營而掠奪之，俄兵不能抗也。黑龍江將軍乃乞救於奉天，奉天將軍命駐八面城之統領瑞某任征討，率馬隊三營，兵六百騎，過山礮一尊，經北鄭家屯洮南府向齊齊哈爾出發，數年始絕其跡。或言一丈青者，因其夫萬永勝素通馬賊，被官處死刑，急於復仇，遂憤然執戟而起也。

桂撫征女寇

廣西女寇王九姑，某鄉總董妻也。光緒朝，有游匪大股入鄉，董自揣力不敵，則饋以銀米，使安然自返。其後有人誣指董通匪，某令率兵赴鄉，捕董及其子。禁押久，嚴訊無實據，欲釋之，勒令捐銀三千兩取保回鄉。九姑聞之，告其姑曰：「良民無辜幽囚，王法何在？」即日負姑赴省上控，半途，乃聞其夫及子均已枉殺，則又負姑歸里，變產集資，招亡命，至上海購毛瑟鎗三百枝，糾眾倡亂，所向無敵。平日不戮一人，亦不擄掠百姓財物。凡遇官兵，奮勇直前，率眾衝陷，勢不可遏。女黨魏五嫂、曹三娘，其部將也。五嫂、三娘皆悍猛無比，每戰必勝。提督患之，使人勸之投誠，九姑對使曰：「無所謂投誠，但使我夫及子生，即順從矣。」大吏屢招降，每對皆如是。時右江道王某屢與王九姑戰，皆北。一日，王督兵列陣，九姑鼓噪其黨，圍王於垓心，凡一晝夜。